

六家文選

WA 35
20
13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三

明治十年購求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 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貲瑰傑志氣宏放將濟辟為掾後

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陳留八十餘篇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謂人情懷籍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後患及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勢利而已觀其體趣實謂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善注同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濟曰夜中喻昏亂不能寐言憂也彈琴欲以自慰其心

薄

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銑曰帷帳鑒照也

孤鴻號

外野翔

善本作翔字

鳥鳴北林

向曰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號痛聲也翔鳥驚鳥好迴飛以比權臣

在近則謂晉文王也

徘徊將何見

憂思獨傷心此而憂

思善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離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

幽旨也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變轉

有芬芳倚

綺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

濟曰江妃二女

以贈鄭交甫也翔行也婉變美兒

良曰倚靡相思不相忘者情意深也交甫則未如此籍飾成此文

善曰列仙傳曰江婁二女出游江濱交甫遇之餘與韓誘內傳同已見南都賦王逸楚辭注

曰在衣曰懷毛萇詩傳曰婉變少好兒子虛賦曰扶輿倚靡傾城

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銑曰言美兒傾人之城迷惑下蔡之邑由此容兒美好結人心腸皆謂晉

文王初有輔政之心為美行佐主有如此者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

下蔡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

怨朝陽

銑曰後遂專權而欲篡位使我感激而生憂思萱草忘憂也蘭香草也言我將忘此憂自脩芳香之行膏沐仁

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誰為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曰言本望得雨不謂日出亦猶本期輔弼不謂篡奪也

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日出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

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

如何金石交

一旦更離傷

言臣主初為金石固交一朝離傷使如此也旦朝也

沈約曰婉變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

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

此始

濟曰嘉美也蹊道也藿猶葉也言及秋風而零落也言晉當魏盛時則盡忠及微弱則陵之使魏室零落自此始也

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說文曰藿豆之葉也楚詞曰惟草木之零落

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荆杞

銑曰荆杞喻奸臣言因魏室陵遲奸臣是生奸臣則晉文王戲曰朝為榮華夕為憔悴山海經曰杞枸杞驅馬捨舍本作含字之去去

上西山趾

銑曰西山伯夷叔齊隱處也趾山足也言晉無始終不及夷齊故上西山也善曰西山夷齊所居言欲

從之以避世禍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向曰言遇此時不可相保沈約曰榮悴去就

此人本無保身之術况復妻子者乎

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向曰已盡也言霜凝

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此乃籍憂生之詞也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善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詞曰凝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毛詩曰歲事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濟曰繁華喻人美盛如春華之繁安陵君纏得寵於恭王

王與獵王曰我萬歲後子離與為樂泣曰大王萬歲從臣願得為殉王封之三百戶龍陽君得幸於魏王王與共船而釣乃泣曰臣釣得大魚而弃前所得小魚今四海美人甚多臣亦不異所得魚也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滅族善曰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纏得寵於楚恭王江凡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

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兇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兇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不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目兇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

李花灼灼有輝光

良曰天天美貞灼灼明貞

善悅懌若

九春磬折似秋霜

銑曰懌樂也春陽也陽數九故去九春萬物悅樂之時也磬樂器其形曲折秋霜能摧折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曲事君有如此者秋殺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

日宋袁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流眄發姿媚言笑吐

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

吐芬芳其若蘭

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

善曰神女賦曰陳嘉詞而士對願為此情相得

廣雅曰宿夜也

丹青著明誓千載

善本作永世二字

不相忘

濟曰誓約如丹青之分明雖千載而不相忘也言安陵龍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將行篡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 舍曰以財助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良曰漢伐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涉流

沙兮九夷服天馬來兮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春秋非有訖木

富貴焉常保

沈約曰春秋相代訖竟之時而富貴者安能長

蘭凝霜露野草

向曰春露秋霜玄以相代 舍曰還疾也楚

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

沾野草朝為美 媚字 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

晉誰能常美好

翰曰王子晉古仙人以喻貞正之士言世人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

相過

濟曰阿曲翳蔽也但見丘墓松栢飛鳥往來而已 舍曰應

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

良曰由此而怨歎也慨歎

李公悲東

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

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公李斯

也本楚上蔡人度楚不足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為丞相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之樂其可得乎故去悲東門蘇子蘇秦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蘇秦以其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後爭寵於齊為刺客所殺言二子豈不知趨勢利以近禍敗也為而犯之者亦猶求仁而得仁誰復為之嗟矣籍登高望見丘墳松栢而懷李公蘇子以為世人不知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者 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

印也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賂禍故冒而行
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栢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
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
之士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祖謝之理雖同天逝之
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天怨毒求生蘇子
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冲詠史詩漢
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漣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向曰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今言初秋始涼已鳴牀帷者傷

時政迫促善曰開秋秋初開也楚詞曰開春發歲兮四感物懷

殷憂悄悄令心悲翰曰感物感時政也悄悄憂心也善曰

有殷憂毛詩曰憂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良曰言此

訴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微風吹羅袂明月曜

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濟曰微風喻魏將滅教令微也明月喻晉

王為專權臣也雞知時者言我亦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
而避此亂代善曰樂錄曰雞鳴高樹顛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

車命駕將適唐都
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

經過良曰漢都咸陽也成帝趙飛鸞武帝李夫人並善歌舞故託

日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嘉字史記曰秦作咸陽徙
都也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

歌妙舞幸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

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善本作盡資費用常苦多北

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

魏都之中及魏室衰暮皆去而望晉翰曰季良謂魏王曰臣見人

北面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何為北面此非楚之道曰

吾馬良吾用多吾御善此數者雖具去楚逾遠縱黃金百鎰資用苦

多豈可供其失路之費也喻人素有美行於魏今失路歸晉其於美
行盡以喪矣將如之何哉善曰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
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
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
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

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

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濟曰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

甚美足供其賓客良曰畛界距至也阡陌皆道也子母瓜之子母也鉤帶猶連綴也瓜有五色其光曜日嘉賓邵平之客善曰軫當為畛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膏火

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銑曰膏以明而受煎熬人以財而見患害豈如邵平復為布衣終身不仕至於寵祿何以恃賴顧朝廷若是願以退居故有此詞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瞻已乃亦坐致嘉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向曰上東門洛陽東門首陽山伯夷叔齊避周之隱處

舍曰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下有采

薇士上有嘉樹林

翰曰薇亦藿也可食之采薇士則夷齊也嘉樹謂嘉美之樹沈約曰夷齊尚不食

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策傳曰燕

嘉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衿寒風振山岡玄雲

起重陰

良曰良辰謂和平也凝霜霑衣衿以喻衰代言和平之時今在何處而使衰代及人銑曰風振雲陰喻晉王

專權而冒上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

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

鳴鴈飛南征鵙鵙發哀

音

向曰鳴鴈飛征喻賢自遠去鵙鵙哀音喻邪臣讒佞鵙鵙鳥鳴則百草不香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梟

我心

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 舍曰
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

善本作書詩字善曰論語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杜預左氏

傳注曰尚
上之耳

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

濟曰褐布衣珠玉喻
道德顏回閔子騫皆

孔子弟子言少時學道德與此游從善曰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

玉也顏回已見幽通賦
史記曰閔損字子騫

開都臨四野登高有

善本作
望字
所思

良曰開都謂出於都外
所思謂思古之君子

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

銑曰言自古死

至於今日故謂同一時也
善曰方言曰豕大者爲丘
千秋百

萬字

歲後榮名安所

之乃悟

善本作
悞字

羨門子嘼嘼

今

自嗤善本作嗤字
向曰羨門子古

仙人也乃悟羨門輕舉而我負累所以自嗤安可嗤笑也籍憂於生理故以此詞自釋

卷之二十一

同爲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襁懷王
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但沒理一追悞羨門之輕舉

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

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嗤與崔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

翰曰蓬池池名大梁古城名
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

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
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

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

漢

濟曰洪大莽草也茫茫廣大貌
曠野楚詞曰莽茫茫之蕪涯毛

善曰毛詩曰率彼
藎曰茫茫廣大兒

走獸交

橫馳飛鳥自

善本作相字

隨翔是時鷄火中日月正杳

堊

金曰省爾明人悵懷
日月相望十五十六

良曰孟冬之月七星中星漸少少星也
目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
與九月之交乎鳥谷公是詩也杜預曰

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書曰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

也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

之害人者 善曰爾雅曰

猛也。曾子曰：陰氣騰，則凝爲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

翰曰代多邪佞故我無疇匹而俯仰悲傷善曰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小人計其功君子

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翰曰小人計邪詔以為功君子守正

直以為常良曰言我守以正道豈能憔悴及已所以著此詩以自明也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

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燕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

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銑曰三旬謂六月之旬欲入於秋也喻魏之末權移於晉善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芳樹垂綠曰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

葉清雲自逶迤向曰喻魏尚有餘德逶迤長遠也善曰淮南子曰志厲清雲楚詞曰載雲旗之逶迤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翰曰差馳言相次而奔馳也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

時徘徊空堂上怵怛吳我知濟曰怵怛憂傷也莫我知莫知我也善曰毛詩曰

楚詞曰國無人兮莫我知願就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良曰

也不見言不欲見別離喻晉篡魏而別離也善曰言四時代移月遞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已知恐被讒邪橫遭橫斥故云願卒歡好

離別灼灼西頽善本作日餘光照我衣善曰楚詞曰日迴

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銑曰頽日喻魏也尚有餘德及人迴風喻晉武四壁喻大臣寒鳥喻小臣

也周周尚銜羽翼示念饑向曰周周鳥名重頭屈尾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首重而屈尾將欲

而濟有晉不如於此善曰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首重而屈尾將欲

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為邛邛距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蟬郭璞曰蟬音駮

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

豈為夸善本作名憔悴使心悲翰曰當路子喻大目也皆磬折曲從

以媚晉氏而忘致君之道良曰此人皆夸大與名譽而致身趨附之地使我憔悴而心悲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

街羽以免顛仆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綦毋邃曰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

為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綦毋邃曰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

呂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

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寧與鷺雀翔不隨黃鵠飛

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才言世人寧與鷺雀翔不隨黃鵠飛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

見行車馬銑曰言人皆趨權臣無與已同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

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

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

輕薄游閑音本作子俯仰作善本作浮沈善本作捷

徑從狹路僦倪趣荒遙

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

慰我心此但以全身為上故美矣善曰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

湛湛長江水上楓樹林

皐蘭被徑路青驪近駸駸

令人悲春氣感我心

三楚多秀

遠望

遠望

遠望

遠望

遠望

遠望

遠望

遠望

遠望

士朝雲進荒淫

翰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鄂孝烈王都壽春秀士謂秀茂之士宋玉之流也王為

高唐賦云朝為行云暮為行雨諷荒淫之事進諫於君言朝廷之士

隨風從流無能如此善曰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

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為朝雲朱華振芬芳高蔡相

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良曰朱華喻榮盛莊辛

諫楚傾襄王曰黃雀仰棲茂林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慮不知王孫公子飛丸於高林卒為庖

鼎之實蔡聖侯與愛妻嬖妾馳騁乎高蔡之中不知于發受命于宣

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今君王不以國家為事而盤游雲夢之中豈

知懷侯受命於秦王而投我於澗池之外乎於是王愀然變色泣下

數行言魏初榮盛後如高蔡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涕不能禁止

善曰戰國策曰劇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

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拔彈右

躡丸以其頸為的晝遊我樹夕調酸鹹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

是已也南遊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相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

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

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

州侯從鄢陵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

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懷侯方謀受命于秦王填澗池之

塞內投已澗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

之封以為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

谿谿派所沃者美好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

泣不禁禁止也

秋懷詩一首

五言

謝惠連

銑曰感秋而述其所懷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

秋晏向曰嬰羅矧况憂晚也善曰平生已見上文說文

天月明奕奕河宿爛日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皎皎

感兒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蕭瑟含風蟬寥戾度雲鴈

也善曰楚辭曰秋之為氣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慢

良曰寒商秋風也暖不明也善曰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

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楚辭注曰暖暖闇昧兒耿介

繁慮積展轉長宵半反側也宵夜也善曰楚辭曰獨耿

介而不隨毛詩
曰展轉反側
夷險難預
善本作
謀倚伏昧前筭
夷平

倚申伏屈昧闇筭計也一善曰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鷄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雖好相如逢不同長卿慢
長卿司馬相如字

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言我雖好相如明達天下不欲同其慢世善曰逢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憤臯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患蔑比鄉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

衣官
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後乞骸謝病歸帝東巡過任城乃幸

生偃息不欲同其為白衣官也善曰偃謂偃仰不仕也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

未知古人心

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友當染翰
良曰觴酒也翰筆也

染筆於墨而制作文章善曰秋興賦序曰染翰操紙慨然而賦

高臺驟登踐清波
善本作

時陵亂
善曰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
頽魄不再圓傾義

無雨旦
向曰魄月之義日也言月既缺一月之中無再復圓也日既傾一日之中無更朝也喻人老不可更少善曰魄月魄也義義和

金石終銷
善本作
毀丹青慙彫煥
翰曰皆不

彫煥光明兒善曰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勉勵也玄髮少年也貽遺也白首衰老兒善曰阮籍詠懷詩曰玄髮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嵇康有白首賦

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
善曰

成賦聊用布親串
古患切向曰串狎也言因歌詠遂賦此詩聊用布與親狎之人善曰爾雅曰串習也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堅石
銑曰王隱晉書云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石崇甥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

之為征西掾亂關中建每匡政不從欲迎楚王偉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淮南王使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斬建臨刑而作是詩也善曰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渤海人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征西掾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平倫篡立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孔

善本無孔字

子欲居

善本有九字

蠻

向曰老子姓李字伯陽見

周無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九夷夷蠻通稱也善曰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派沙之西魏武飲馬長城窟行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

言平常之人且懷四方之志所在皆可以游樂

善曰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遊無度

况乃

遭屯蹇顛沛遇災患

平聲濟曰雨况遭亂代屯蹇災患者而不行乎顛沛猶傾覆也善曰周易曰

屯如遭如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歌曰遂逐

古人逢機兆策

馬游近關

良曰衛大夫孫林父將作亂遽伯玉遂行從近關而

者動之微吉凶先見者也左氏傳遽伯玉曰

咨余冲且暗抱

貢守微官

銑曰咨嗟冲童也言我猶童稚暗昧之人抱負罪責守此微官不知去就安居取害也善曰孔安國尚

書傳曰冲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潛圖密

已構成此禍福端

向曰謂趙王倫謀亂已欲廢彼敗則為禍成則為福故云禍福端構就也善曰爾

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故叔上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曰福生有兆禍來無端方言曰端緒也

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

濟曰恢恢廣大也四方上下為六

網布絃網投足不獲安

合絃網繫綱索也言趙王倫網捕

松柏隆冬瘁

悴

然後知歲寒

銑曰言歲寒能

害忠良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不涉太行險誰知

斯路難

向曰言世路險過太行之山善曰淮南子曰何為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也

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

何歎

平良曰引大分欲以抑其情善曰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秦而

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

嬌

善本作所字

憐女惻惻心中酸

濟曰酷苦酸痛也善曰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

恩不報亦謂之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
子折衷以答之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二子棄善本有若字**遺念**
皆違其善本無其字**凶殘**銑曰言母亦不免故云弃二子若遺違遇

遺**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向曰惟思也若循環而無窮善曰薛君韓詩章

句曰惟念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環則復始也**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

瀾翰曰揮奮也汎瀾涕洟泉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乎霍瀾瑣

曰汎瀾涕洟瀾干也霍與汎同

哀傷

幽憤詩一首四言善曰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

遷迷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嵇叔夜向曰叔夜為呂安事連罪收繫遂作此詩憤怨也言幽怨者人莫能見明也

嗟余薄祐善本作祐字**少遭不造**濟曰祐福造成也叔夜少失父善曰蔡邕書曰邕薄祐

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哀榮靡識越在襁**

褓善本作經紉字銑曰榮獨靡無越於也襁褓束襁嬰兒衣也

褓之中張華傳物志曰織纖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母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縹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商曰縹小兒大籍也

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子不訓不師縱姐嬌

也恃母兄之慈縱而成嬌不垂訓教不立師傳善曰嵇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叔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嬌也嬌與姐同耳**爰及冠帶憑寵自**

放善本無此二句良曰爰於也男年二十則冠冠帶亦冠也依憑母兄之寵自放逸其心也**抗心希古**

任其所尚善本作上字濟曰抗舉希慕也言舉心慕古人之

子章句曰各崇所上則義不虧矣說文曰尚庶幾也**託好老莊賤物貴身**銑曰老謂

莊子賤物賤於寶貴之物貴身謂卑下於人以自保也善曰嵇喜

請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

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銑曰守樸守其實樸養素全真謂養其質以全真性 善曰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至也 曰余不敏好善聞人向不敏猶不達也常好善道而聞於人事 善曰謂與呂安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 子玉之敗屢增惟塵 善曰鍾會有憾於叔夜時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安鍾會為大將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誅康與呂安同罪也子王楚子玉也令尹子文舉之以自代後子玉與晉戰子玉大敗康此意所以憤呂異有穢行大將軍用為長史是不知人亦如子文之用子玉不當也惟塵謂詩人刺進舉小人也謂鍾會有言於大將軍將害康比會為小人也屢增者言當朝此類多矣善曰子王楚大夫也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王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患也 大

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銑曰大人天子也引

大也言天子能舍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罪謂不察臣下之過致使左右多邪臣政不由天子之已而使無辜獲罪僻邪也 善曰周

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舍垢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多邪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法度論語曰為人由己 惟此褊心顯明臧否 善曰

感悟思愆恒若創痛

千軌向曰褊心康自謙也臧善否惡也愆過恒痛創傷有割也言褊小之心明

此朝廷善惡感而覺悟以思其過痛如割傷 善曰褊心康自謂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論辭也毛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為刺又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痛蒼頡篇曰痛傷也方言曰恒痛也說文曰瘡也漢書音義曰以杖毆擊人剥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 欲寡其過謗議沸騰 善曰康自謂少過而謗議沸謂瑕者 欲寡其過謗議沸騰 起者謂鍾會譖之云私康卧

龍也騰起也 善曰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族議於市毛詩 性不傷物類致怨憎 善曰此自言其性常

致怨憎之辭也此自歎也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 昔慙柳惠今愧

孫登

隱居不與人事康見之乃謂康曰子才高識寡難免今之代

今果罹患故愧之 善曰柳下惠已見西征賦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此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

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內負宿心外惡良朋

謂宿昔本心也謂慕養生之道今則辜負本心矣惡猶慙也

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其宿心

爾雅曰慙慙也毛詩曰每有良朋

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身自保也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保性

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

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閑肆

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漢書曰司

馬相如稱與世無營神氣晏如

世無營淮南子口古之神氣不蕩於外

漢書曰楊雄室亡檐石之儲猶晏如也

容子不淑嬰娶多虞

翰曰容嗟淑善嬰繞虞度也言我不善繞此罪案之多不可度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容嗟也毛詩曰之子不淑云如之何左氏傳趙孟

之以晉國

之多虞

匪降自天寔由頑疎

頑疎之性所致也善曰毛詩曰下民

爲孽匪降自天噂沓背增職競由人

理蔽患結卒致囹圄

善本作囹圄字

濟曰邪巨協用私情擁蔽政理之道遂使患難結成

終致無辜繫於獄也卒終也囹圄獄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弊

對答鄙訕繫此幽阻

所以守禁繫者秦曰囹圄漢曰獄

對答鄙訕繫此幽阻

答對獄吏恥爲其所問繫繫也幽阻與親友不通鄙訕訕問也

善曰言已對答之辭鄙訕於見評也張晏漢書曰評者三日復問知之與

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

實恥訟冤

善本作免字

時不我與

銑曰恥謗訟之冤濫時不我與謂不遇明時使我然也

善曰論語

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雖出此而意微殊亦不以文害意

也免或爲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

善曰沮亂也言雖義理平

直而自明無辜而爲獄吏

辱其神氣志亦亂也

善曰

澡身滄浪

平

豈云能補

良

毛萇詩傳曰沮壞也才與切

澡身滄浪

平

豈云能補

濟曰離離和聲也鴈春則北游故云順時而動憤然曾不

鳴鴈勵

善曰孟子

子孫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孔

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

雖離

善本作

鳴鴈勵

善本

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

奮字

莫能壽

濟曰離離和聲也鴈春則北游故云順時而動憤然曾不

鳴鴈勵

善曰孟子

子孫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孔

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

雖離

善本作

鳴鴈勵

善本

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

奮字

莫能壽

濟曰離離和聲也鴈春則北游故云順時而動憤然曾不

鳴鴈勵

也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遘及也知窮達在命不求苟免 舍曰淹留謂囚繫而留也爾雅曰淹留久也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

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

子云為善無近名也奉時謂隨時恭默也言謹絜如此則咎責悔禍不生於身也 舍曰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曰勿脩名也被褐懷玉穢惡其身以無陋於形也郭象曰忠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會

子曰懽欣忠信咎

故不生可為孝矣萬石周慎安親保榮

號為萬石君皆周慎謹密安親守榮也 舍曰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乃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識曰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

國尚書注曰周至也

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誠

乃終利貞

濟曰紛紜亂也祇吾助也攪動也雖安樂之時必誠危亡之理乃終其利貞 舍曰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攪我心攪亂也祇適也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

草藥一年三開花秀服之長生康志尚養生今志不就也 舍曰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楚詞曰云有志而

無謗爾雅曰就成也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

無聲無臭

良曰見此患難方欲懲誠而反復心內病之誠勗將來害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永

疾疾病也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采薇

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頤性養壽 舍曰使將來之東 舍曰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優遊所以安已不懼也范曄後漢書曰素閑散髮絕世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曰期頤鄭玄曰頤猶養也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

子建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
舍曰贈荅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向曰謂月行疾其光如流也正謂當其時也徘徊謂終夜月光

迴轉四面還照故云徘徊也舍曰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為文外傍情斯言當矣上有

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善曰古詩曰慷慨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

客善本作客字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栖善本作棲字良曰

謂過也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善本作沉字各

異勢會合何時諧濟曰清路塵謂風上塵也妾婦人之謙稱也言塵隨風之飄揚比夫從征不息泥在

濁水之下以喻離思不通浮沈既異會合何時諧諧和善曰漢書民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爾雅曰諧和也願為西

南風長逝入君懷翰曰西南坤地坤妻道故願為此風飛入夫懷善曰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

不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銑曰言夫行十年復恐志改故云君懷不開我當何

所依據也舍曰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

七哀詩二首五言

王仲宣翰曰此詩哀漢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音還協韻良曰象道也豺虎

難也舍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

道必可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

爭權還為豺虎遘與構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

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復

弃善本作棄字中國去遠身適荆蠻翰曰荆蠻喻荆州仲宣

荆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蠢爾蠻荆毛萇曰蠻荆荆州之蠻也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良曰國亂殺戮人多路有

饑餓善本作飢字婦人抱子弃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

不還濟曰婦人迴顧聞子泣聲但揮涕而去不復還也善曰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未知身死處何能兩

相完

善本作兒字

驅馬弄之去不忍聽此言

銑曰此說婦人為言時遭亂夫

從征役世既無主皆相攻劫故奔走飢寒未知身死之處弄子草中不能相全聚驅馬而去不忍聽之

善曰此婦人之辭也說文曰兒

傷心肝

善曰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滯

向曰滯猶留也善曰國語曰底著滯滯賈逵曰滯久也

舟汧大江日暮愁我心

濟曰方並也汧流逆流行也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

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

銑曰謂日將沒山脊之上猶映

翔故林

良曰狐狸獸名翔歸也善曰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主也楚詞曰鳥飛之故鄉狐死必首丘

流波激清響猿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

衣襟

善本作衿字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拊

琴

善本作衣去聲

衣也善曰楚詞曰擊迎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酈食其也韓子曰師

消靜坐

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

撫琴

向曰絲絃也琴以桐木為

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可為絲桐之間也

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濟曰壯益也此聚自哀之言善曰羈旅已見上文

七哀詩二首

五言

張孟陽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

疾告歸此詩哀人事遷邑後詩哀帝室漸衰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起家著

作佐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北邙

善本作芒字

何壘壘

高陵有四五

向曰北邙山名壘壘重也陵即墓也

善曰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北芒山名也壘壘塚相次之兒也

借問誰家墳皆

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鬱

音舞銑曰漢世主謂後漢諸帝

墳陵恭文原皆陵号鬱黼黼草木多兒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葬孝
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

曰黼黼 季葉 善本作 季葉 善曰左氏傳曰 季葉 善曰左氏傳曰

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韋 昭國語注曰季末也豺虎已見上文 毀壤過一抔便 平

房啓幽戶 翰曰壤土也漢武帝時有盜高廟王環者廷尉罪之
當弃市帝怒其輕當族釋之諫曰假令有耳長陵一

抔土陛下何以罪之遂止抔謂一掬矣言漢家諸陵既遭季世零亂
毀其陵土已過一掬矣便房冢中室也言其幽暗之戶已開之矣

善曰一抔喻少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 珠柙 匣 離玉體
長陵一抔之何如漢書注曰便房冢中室也

珍寶見剽 濟曰珠柙漢家送死之物珠玉為柙言遭發
也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聖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

玉柙金鏤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
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 園寢

初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鹵同如淳曰鹵鈔掠也 園寢
化爲墟周墉典遺堵 向曰園寢陵旁廟也墟丘也墉牆也言

曰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又曰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而爲墟爾雅

曰牆謂之墉毛萇詩傳 蒙龍荆棘生蹊徑 善本作 登童豎

曰一丈爲板五板爲堵 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 濟曰蕪穢蔓草之類皆無人

掃除之 舍曰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 頽隴竝墾發萌隸

營農圃 銑曰頽隴頽墳也萌隸下人也言頽墳之處並爲耕鑿
開發下人所營農圃園圃之事 舍曰蒼頡篇曰墾耕

也毛詩曰俊發爾私鄭玄曰俊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 昔爲萬

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萌隸 乘君今爲丘山土

幾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方言 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向曰雍

曰冢大者爲丘淮南子 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臺既傾曲池又平豈不悲乎孟嘗君淚下

承睫感思其言故悽愴也 舍曰栢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

君曰君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

而歌其上行入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

嘆息淚 下承曉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 良曰商爲秋氣 舍曰王逸

楚詞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

起則西風急疾鸚鵡善本作陽鳥鳥字收和響寒蟬無餘音濟

陽鳥春鳥也收息其和聲而秋已深故蟬亦無矣喻帝室之斯衰

善曰陽鳥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

楚辭曰蟬寂白露朝善本作夜結木落柯條森銑曰露

也森寒風振聲善曰呂氏春秋曰秋氣至則草木落

善本亦作沉字翰曰朱光日也天道游北故云馳北陸陸道也浮行

也忽西沈言其疾沒也善曰朱光日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續

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顧望無所見

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

唯觀松柏陰向曰松柏墓丘所生肅肅高桐枝翻

翻銑曰此喻帝室政衰雖在名位若孤鳥栖於高柯也

草木皆肅鄭玄曰仰聽離鴻鳴俯聞蜻精列吟良曰

肅謂枝葉縮果也蟲名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蟋蟀名俗謂之蜻蛚蟋蟀吟已見上文注曰蜻音精蛚音列

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已遠纏絲思彌善本

作彌銑曰丘隴謂其先人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

思字深心哀於國故亦思親纏絲謂憂思多也善曰秦嘉答婦

詩曰哀人易感傷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

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無蹈高蹤憂來令髮白誰云

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沾衣衿翰曰徘徊心不安

衰歇復感時風衰薄故淚下矣善曰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

令我白頭登樓賦曰誰憂思之可任楚詞曰愴長風以徘徊又日向

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歔歔而沾襟

悼亡詩三首五言善曰風俗通曰慎終

潘安仁銑曰悼痛也安仁痛

桂枕而華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良曰桂華漸盡自謝去勿

漸也冉冉歲月流兒也王逸楚詞

注曰謝去也列子曰寒暑易節

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

隔向曰之子謂亡者也人死曰歸窮深也壤土也永長也幽隔謂

兩御之琴賦曰披重壤以誕載私懷誰剋善本作從淹留亦何益僂仰

又見卷三

恭朝命迴心反初役

濟曰言此哀傷私情欲不就仕誰復剋

迴私心反初於公役也僂僂俯仰也善曰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

者可語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詞曰倚躊躇以淹留毛詩曰僂僂從事

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宅也

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宅也

亡者所行歷也善曰家語孔子曰思其人愛其樹說文曰歷過也

遠善本作跡字銑曰其妻善屬文焉辨謂不見形象也翰墨餘迹

說文曰歸辨相似以見不諦也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

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濟曰芳謂衣餘香今猶未歇遺挂謂平生玩用之物尚在

於壁善曰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流芳廣雅曰挂懸也悵恍如

或存周惶怵中驚惕良曰悵況失志也周章惶懼憂心驚

注曰恍失意也如彼翰林鳥雙飛善本作一朝隻翰林鳥栖

比失耦亦如此也善曰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飛或翔天王

弼周易注曰翰鳥飛也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禽即雙栖禽也

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先歷向曰比目魚名雙即行隻即

不行又如魚中路分析也善曰

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春風緣隙來晨雷

濟曰隙門隙也雷雨水注引於屋簷垂滴而下善曰說文曰雷承水也

寢息何時忘沈沈善本作

憂日盈積銑曰盈積多也善曰宋

有猶可擊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擊盆而歌惠子怪之

庶幾於情知有時衰故云莊子可擊瓦器曰缶善曰郭璞爾雅注

曰庶幾微幸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

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

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

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歌我數噉隨而哭之自以乎不通乎命故止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

良曰月光入窓又發思也南

端室之南正門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

向曰清商涼風也溽濕

微也闌猶微也善曰秋風為商已見上文禮記曰季夏

土潤溽暑文穎漢書注曰闌希也說文曰溽暑濕暑也

風外始覺夏衾單銑曰涼涼涼兒外起衾被也涼風起止又

思人始覺夏被單也善曰古詩曰涼歲

云暮毛萇詩傳曰衾被也豈曰無重續誰與同歲寒翰曰續絲也言豈

誰同歲寒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歲寒無與同初月何

朧朧善曰言此時無人見與同處也朧朧月光臨牖也展

金本作轉轉展字轉眄眄席長簟竟牀空良曰輾轉志不安也簟亦

已見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善曰委積也清輕也

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獨無李氏靈髮髣髴覩爾容翰

從之古詩曰白楊多悲風漢武帝李夫人死帝甚思之乃令方士致神力遂得見其形故安仁

嗟其妻無此靈可見其容兒善曰桓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

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幄令撫衿長歎息不

帝居他帳遙見如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也

覺淚沾善本作曾沾善本作曾安能已悲懷從中起

銑曰已止也中謂衷心善曰漢書公孫攸曰累撫衿魏武帝苦寒

行日月不延頸長歎息魏文帝歌行曰不覺涕下露衣裳史記曰文

帝意慘悽悲懷魏武帝寢興自存形遺音猶在耳

良曰寢卧興起也言卧起之間自想亡者如存也遺音謂平生所言

聲也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楊修

傷天賦曰悲體兒之潛翳兮目常存乎遺上慙東門吳下愧

形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蒙莊子濟曰東門吳子死怡然不哭莊子蒙縣人故云蒙莊子妻

如古人善曰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賦詩欲言志此志難

死子而不憂莊子蒙人故云蒙莊子

具紀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國注曰紀猶錄也命也可奈何長

戚自令鄙翰曰死生命也長憂亦是鄙事戚者憂也善曰魚

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閑居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銑曰曜靈日也天機者言天

冬也逝猶往也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

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

乎郭子玄曰不淒淒朝露凝列列善本作夕風厲良曰列

運而自行也淒淒朝露凝列列善本作夕風厲良曰列

兒厲嚴也善曰毛詩曰秋日淒淒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

向曰淑美儷耦也潛翳不可見也 善曰左氏傳施氏之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 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 濟曰念其妻存如昨日之

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 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

幘等 張故房朝望臨爾祭 翰曰改凶服從朝政之吉服哀

曰鄭玄禮記注曰茵褥也毛詩箋曰幘床帳也 爾祭詎幾時

朝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 幾時月日

已盡矣衾被毀除撤去也引陳設也言靈寢被裳一已 豐豐暮

月周戚戚彌想 善本作 愍 良曰豐豐漸進也戚戚憂心也愍

痛矣 善曰楚詞曰時豐豐 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墮

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解 猶落也 善曰感物已見上文毛詩曰涕既殫之 駕言陟東

阜望墳思紆軫 翰曰駕言謂駕馬言出上於東山望其妻墳 其思繁紆隱軫而多也 善曰毛詩曰駕言

出遊楚詞注曰鬱結 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 齊曰徘徊

紆軫兮離愁而長鞠 安定也墟亦墓之通名 善曰禮記周 徘徊不忍去徙倚步

踟躕 銑曰遷移而立時步而不進也徙遷移也倚立也踟躕不進

落葉委地 側枯茨 古來 帶墳隅 翰曰委積也 帶墳隅 善曰聲

類曰埏墓塚也 孤魂獨 善本作 榮榮 善本作 安知靈與無

方言曰茲根也 向曰榮榮孤負安何也亡者孤魂不見其象何知其有靈真無靈也

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故城楚詞曰魂兮無靈也

寐 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

悲有餘 良曰投致也遵奉也悲哀之情不能自已致心奉於朝命

不遠然行盡此路之上悲情不止也 善曰揮涕已見上文毛詩曰

誰謂宋遠莊子曰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

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武

廬陵王之任而高祖崩義真聰明愛文義與陳郡謝靈運周旋異常而少帝失德徐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真義真輕詔不任主社稷因與少帝不協乃奏廢義真為庶人徙新安近郡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三年誅徐羨傳亮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可追崇侍中王如故

謝靈運

高祖崩廬陵王義真封廬陵王末之藩而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詔不任社稷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為庶人徙新安郡羨之等使殺廬陵也後有譏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向曰曉月發乘夜行雲陽朱方並地名舍曰越絕書曰

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

含悽泛廣川

灑淚眺連岡

善本作崗字濟曰悽悲也泛舟行也廣大也古者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連岡平山也善曰史記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詞曰還顧高丘泣如灑青鳥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

卷言懷君

子沈

善本作沉字

痛切

善本作結字

中腸

良曰君子謂廬陵王沈深切割也舍曰毛詩曰眷言顧

之阮籍詠懷詩曰容好結中腸

道消結憤懣運開中悲涼

翰曰君子道消羣臣在朝也憤懣氣結者謂少帝時王見廢也今屬大運已開得申積日悲愁謂文帝即位追崇王為侍中王如故也涼愁也善曰道消少帝之曰運

闕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那安泰所害問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殯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

神期恒若存善本作在字

德音初不忘初于今不忘善曰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已行

向曰往謝去也永久猶陳積也言往去之事且速易為陳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栢森兮成行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

芳所佩劒口不言而色欲之季子以有上國之事未獻心已許之季子還而徐君死矣遂挂劒於墓樹焉協和也龔勝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有老父弔之田嘆乎薰以香自燒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

芳所佩劒口不言而色欲之季子以有上國之事未獻心已許之季子還而徐君死矣遂挂劒於墓樹焉協和也龔勝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有老父弔之田嘆乎薰以香自燒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

也蘭芳即與薰同也 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席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解劍覓何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及撫墳徒自傷 翰曰解劍則延陵也謂人已死矣解劍何及善曰解劍已見上注潘岳虞茂春誄曰姨撫墳兮告辭皆莫平生能今仰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

疑若人通蔽互相妨 明曰疑言若此也此人謂王也通言聰此兩者互有其相妨 善曰若人州來及楚老也今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相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基俾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之蔽者也

理感深情慟定 復爾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業問功名玄必勝茂識減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音粲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以此

非識所將 濟曰考其物理感慟深情定其是非識其所以將亡之端也 善曰言已往日疑彼三人迨乎今辰已亦

能役子等為貴未能齋子所 脆促良可哀夫枉特兼常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

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 翰曰特兼言甚於常者為枉見殺戮也今已化滅無形何用追

崇爵位空揚虛名也 善曰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舉聲泣已瀝 善本作 長歎不成章 向曰舉聲嗟歎泣已下言悲之深也 善曰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拜陵廟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

顏延年 良曰延之從文帝拜高祖陵作此詩於陵置廟故兼言矣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濟曰祀祭祀也光靈祖宗之靈光盛也 善曰周書曰助

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哀敬 銑曰樹上之園瑩皆墓間道也 善

隆祖廟崇樹加園瑩 日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

親如淳漢書注曰瑩田也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謂及高祖即位美也
命之始延年仕於王庭故云投迹階王庭階者猶進也善曰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陣于商郊俟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
周易曰史揚于王庭陪則迴天顧朝讌流聖情年陪則朝廷之間爲帝顧遇朝讌之時皆流聖情優也善曰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良曰服事也言早服事委身於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謂輕也善曰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爲重也達官達也晚達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爲輕也王隱晉書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
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翰曰否來泰往謂令命輕人在位王澤竭盡悔吝形生上下不同善曰否來泰往少帝之時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都賦序言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
勅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銑曰勅誠素故小人道消也帝室多難而戒慎其身慙高祖積故之恩不易志節復與文帝昌運相合爲君臣也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勅躬未濟四子講德論曰非

有積素累舊之懽春秋孔演圖曰帝當

恩合非漸漬榮會在

逢迎

翰曰恩惠將合非由漸漬而進榮華會遇在於君王以禮相逢迎則雲霄可致也

善曰論語糾滑識曰漸漬以道廢消

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造燕

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濟

夙早也御猶使也守待也言早使宣嚴備清道之

束紳入西寢

伏軾

善本作軾軾字

出東垆

向曰紳帶也西寢寢殿也延年自述束帶入於寢殿伏於帝車之軾出於東垆則陵

所也林外曰垆天子乘車車中有侍臣故延年得伏軾於帝車之上

伏之言者其敬甚也

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宣尼

衣冠終冥漢陵邑轉葱青

良曰衣冠謂先帝衣冠終虛無不見也冥冥虛無也葱青草木之色

善曰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吊魏武文

曰悼總帳之冥漢漢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

松風遵路急

山煙冒隴生

銑曰遵繞也路陵中路隴陵也善曰說文

皇

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

翰曰文帝憑視陵廟之容見御之物哀敬於心而下人思慕被歌頌

謂一作訓

之聲善曰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劭曰持新曲以為歌聲也然此言人之思慕
 紀載行也絃吹經管也有功者銘書於旌旄之上言高祖德音萬紀行於絃管之上千歲託銘於旌旄之中
 各善曰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零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云
 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
 言先帝之德歌謳不歇何殊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同大化流行之萌始也善曰言帝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而已實雖存其神已謂故同
 幼壯善本作壯字
 因孤介未暮謝幽貞善曰
 幼壯謂少年日也未暮謂衰老時也延年自言少時困於孤介之事不能居少帝亂朝也老時復謝幽靜貞吉之道亦不能就為戀文帝之明德也善曰漢書音義巨
 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良曰軌跡夷平喪失也軫車也言發迹入仕在於高祖平易之時高祖既沒遭少帝之難是發跡而失平易之道今老矣如車之將歸宜慎崎傾之險也善曰以車之行喻已之仕也發軌弱冠也王武子答何劭詩曰計終收遐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遵也

都一作觀

歸軫暮年也楚辭都軫丘兮崎傾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

五言善曰集曰謝諮議環魏志曰建

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脯上脯脯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謝玄暉

翰曰魏武帝作銅雀臺遺令施總帳朝脯設脯脯之屬向帳作伎望吾西陵

總歲帷飄井幹

寒

樽酒若平生

翰曰總帳細布之疎者帷即帳也風飄動於樓上

銅雀臺一名井幹樓言致樽酒於帷帳前若平生存時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淮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有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筋也司
 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

詎聞歌吹聲

向曰詎猶不也善曰不

芳襟染淚迹

媛空復情

銑曰芳香也妓人悲泣淚濕香襟而多痕牽引衣襟空有哀情終不見君王也婢媛者牽引也善曰楚

詞云心嬋媛而傷懷兮

玉座猶寂寞況乃

善本作妾身輕

又卷之三十三

十一

良曰王座玉牀也寂寞虛無也言君王王座尚自虛無若此況羣妾身至輕微何以爲久長也善曰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坐玉床鄭玄曰坐玉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

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爲嘯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彦昇

齊曰劉璠梁典云任昉字彥昇樂安人也年四歲誦古詩十篇十六舉秀才甲科文

章之美冠絕當時昉出義興傳舍哭范僕射雲遂作此詩傳舍客舍也善曰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爲寧朔將軍新安守卒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翰曰禮數絕謂交道相得雖品命有異不爲禮數式法也范雲

之德天下以爲法則而瞻仰之實爲國家楨幹善曰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毛萇詩傳曰楨幹也

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

向曰一朝死矣萬事人道化盡然我故人之情何時忘也善曰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雎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情

待時屬興運主佐俟民英

良曰待時謂不仕於齊也屬興運謂梁也言范雲爲

人之英王佐之任故可得而任也善曰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

結維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銑曰結交之情生死

如一不復變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權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手道衰孽接景事休明

濟曰遁避孽災也謂避齊朝衰災攜手同去之接景事休明謂連事

梁武帝也景者美稱前人比於光景也善曰衰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堯子遜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

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

善本有此二句善曰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傳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楊

濬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

向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王戎字濬冲爲吏部尚書得李茂彦爲吏部郎戎以禮待之范雲時爲吏部尚書彦昇亦爲吏部郎與濬冲茂彦相類故云夫子值狂生

自此謙也夫子謂雲也 善曰傳暢讀曰王戎字濬冲戎為選官時
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穀字茂彥重以清尚穀淹而通二人操異
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昉自謂也梁
與曰范雲為吏部尚書又曰昉為吏部侍郎淮南子曰臺無所鑒謂
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鑒者玄德故為狂生 伊人有涇渭非
臺古握字也漢書曰酈食其人皆謂之狂生

余揚濁清

善曰伊人范雲也涇渭二水名涇濁渭清吏部之職
本以激濁揚清為務言雲自有分別殊其源流非我

所能揚也

善曰伊人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
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

調曹子建贈丁儀

詩曰涇渭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

濟曰平生

不忍速去常少留言笑以遣離情也 善曰言將

乖之初不忍便欲留少頃以遣離曠之情也

不忍一晨

善

作辰

意千齡萬恨生

其一翰曰一晨分別之意猶不忍去奈
何千年永阻萬恨是生 善曰言昔日

將乖不忍一辰之意況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長詩傳
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

已

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

良曰詠歌謂平生所述文章也盈
滿也篋笥盛書器 善曰新字孫

叔敖曰篋篋之橐籥

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

向曰方

有虛舟來觸雖有偏心之人不怒也言平生相謂嘲謔雖有相陵亦
如虛舟值觸謂嘲謔之類也 善曰蒼頡篇曰嘲調也字書曰嘲亦
嘲也毛詩曰善戲謔兮莊子曰方舟而濟於
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也 何時見范侯還

敘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

其二銑曰范侯

別後經行塗路不盈一句 善曰左氏傳曰日
月之會謂辰辰以子丑卯甲乙也經猶歷也

弗覩朱顏改徒

想平生人

濟曰不見疾病顏色改易之時但追想平生安樂之
事也徒但也 善曰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

良曰君子有疾撤瑟瑟寧知安
然歌樂之日非君疾病之晨也

善曰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吟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
曰安意歌今自寬慰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瑟琴

已矣余何

歎輟春哀國均

翰曰已矣哀歎之甚也秦五殺大夫死秦人
皆輟春不食以思之均平也哀國家失平正

之道 善曰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
不相杵毛詩曰月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

也平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一首

四言善曰晉官名曰蔡
睦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向曰蔡子篤為尚書仲宣與之為友同避難荆州子篤還會稽仲宣故贈之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良曰翼翼飛鳥鸞鳥以喻子篤也載則也東者東行也善曰翼翼飛鳥

也鸞喻子篤也楚辭曰高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

我友云但言戾舊邦

銑曰徂往戾至

也舊國謂子篤本居濟陽也善曰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

舫舟翩翩以

汧矣荒

汧大江

濟曰舫船也翩翩舫行兒逆水上行曰汧流也善曰楚辭曰舫舟將而下流舫與方同

蔚矣荒

塗時行靡通

翰曰蔚草荒蕪自荒塗以喻時亂言時既荒亂時行故無通也靡無也善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

懼荒塗

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良曰慨歎也言我歎而思慕與子篤同君子謂子篤也

善曰毛詩曰慨我寤歎封禪書曰懷而慕思也

悠悠世路亂離多阻

向曰時亂人苦別離相阻

隔也悠悠遠矣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瘼矣

濟岱江衡

善本作

邈焉異處

欽曰濟水名岱山名子篤所居於此衡山名謂荆州仲宣客在於中邈遠也言兩鄉相遠而異處也善曰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行近荆州仲宣所居也

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濟曰言此別離各恨時亂如風流雲散無所定止如

雨之降不還雲中也善曰鸛鵲賦曰何今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

人生實

難願其弗與善曰良曰言人事甚難願則不遂弗與不遂也

難願其弗與

善曰張奐與崔子書曰人生實難所務非此

望遐路允企伊佇

翰曰遐遠允信企舉踵望也伊猶惟也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跂

子望之鄭玄曰跂足可

烈烈冬日肅肅淒風

向曰烈烈冬其也肅肅風急兒

以望見之跂與企同

善三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

潛鱗在淵歸鴈載軒

銑曰潛鱗故潛於泉軒飛兒善曰魚鴈言時候也毛詩曰魚潛於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兒

苟非鴻鵠孰能飛翻

善本作翻字善曰且也鴻鵠鳥也言且非此鴻鵠誰能飛翻離此亂

時之險善曰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毛萇注曰鶉離也

雖則進

善本作

慕予思

罔

善本作

宣

良曰雖則心之進慕願欲高飛我思終不見其通宣通也善曰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

尚書曰予

瞻望東路慘愴增歎

年率彼江流爰逝

思曰孜孜

靡期

翰曰東路謂濟陽銑曰率循爰引逝往靡無也言君子任其波派引往亦無期止善曰毛詩曰率彼淮浦

翰曰誓約也言君子當信約宿心無以時險
遂有遷移 舍曰毛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

向曰及與也同官爲寮當須堅固
生死如一善曰左氏傳曰先蔑

何以贈行言授斯詩良曰授與也

善曰晏子春秋曰曾子將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鹿醢餽以匹

中心孔悼涕淚漣漣濟口孔甚悼痛也涕淚如波漣也漣亦淚流也善如

曰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嗟爾君子如何勿思銑曰

君子謂子羔如何勿思言當思此贈之意也
舍曰毛詩曰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四言翰曰士孫文始少有賢
學年十五能屬文董卓作亂

文始知京師不可居將家屬至荊州後功封澹津亭侯與粲友善文始將就國故贈以此詩 善曰

三輔文錄趙岐注曰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

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無幾
果爲李儻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

功封明爲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明當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明于今詩猶存之

銑曰靡無也夷猶滅也二舍曰毛詩曰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

良曰暨與也言從
京師來此避難也

濟曰宗守謂國
家宗廟所守今

傳注

濟曰荆楚荊州漳水在焉湄岸也
善曰山海經曰荊山漳水出焉毛詩

善本作處字翰曰克能宴安也
善曰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

比德車輔銑曰簾竹器填土器皆樂器吹之者言與文始和通

如吹此樂如御車人爲車輔侍矣善曰毛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箎毛萇云土曰塤竹曰箎鄭玄曰其相應和如塤箎左氏傳曰宮之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
既度禮義卒獲笑語良曰度用

也善曰毛詩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庶茲永日無讟厥緒濟曰讟失厥其緒業

也善曰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尚書曰荒墜厥緒雖曰無讟愈時不我已翰

已成也言雖無讟時屬喪亂不成我此志終同心離事乃有

逝止銑曰言二人同心離事言別也逝往止任也橫此大江

淹彼南汜良曰言文始將離橫度此大江淹南汜汜浦也文始所封澹津在荊州南故也善曰楚辭曰橫大江兮

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已精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已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濟

我思之既不能及故則坐則起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張衡怨詩曰我聞其聲載坐載起惟彼南汜君子

居之翰曰君子謂文始也善曰悠悠我心薄言慕之

向曰悠悠遠兒薄辭也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人亦有言靡哲

不思銑曰人謂古人靡無哲智也言賢智之人無不思之善曰

伊嬾婉胡不悽而良曰矧况伊惟也嬾婉好兒胡何也言天不賢智而無不思况惟情好也何不悽愴

而助辭也善曰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無兄弟胡不比焉晨風夕逝託與之期翰曰

之後願因晨風之鳥夕往託附遠情以爲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

善曰毛詩傳注曰晨風鷦也楚辭曰因歸鳥而致詞菴廷高而難

當瞻仰王室慨其永歎平聲濟曰瞻仰王室歎其衰微慨歎聲善曰毛詩曰瞻仰王室

書曰以蕃王室毛詩曰慨其歎矣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人謂文始也言文始在外誰當任天子之官佐任也善曰毛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

不以天官私非其材四國方阻俾爾歸藩翰曰四國爲中國也阻限

始之澹津也俾使也善曰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爾之歸藩作式下國銑曰

也下國謂文始所封之國也善曰尚書曰世世享德無曰蠻

裔不虔汝德良曰無以爲蠻夷某裔之國不敬汝德慎爾所

之善本率由嘉則濟曰所之謂之於澹津也率循由用嘉善

忘率由舊章又曰仲龍雖勿用志亦靡忒翰曰潛龍勿用志不可拔也靡

無忒差也 善曰周易曰潛龍勿用 陽在下也鄭玄毛詩箋云忒差也 悠悠澹澹 禮鬱彼唐

林 向曰悠悠遠也澹澹水名在文始封國唐林地名鬱深遠兒 善曰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又曰

澧陽縣蓋即澧水為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 南平郡有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陵東接唐然此三縣連延

相接唐林即 雖則同域邈其迥深 良曰同域與荆州同界 唐地之林也 迥遠也 善曰

爾雅曰 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 迥遠也 善曰

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銑曰白駒詩篇名刺宣王不能留賢 賢者乘白駒而去箴戒也喻時亂不

能用其文始也 翰曰允信遐遠厥其也言信矣君子豈不大其心 人之往來無絕爾音耗密絕也 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 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 四言銑曰叔良為劉表從事使聘 益州牧劉璋贈以此詩戒之 善

曰于鑿只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文 云為荆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榮集又有

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榮依荆州劉表然叔良 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

璋也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良曰翩翩孤飛良率循也 善曰毛

君子于征爰聘西隣 向曰君子謂叔良西隣益州也 善

臨此洪渚伊思梁岷 翰曰洪渚大江也梁岷蜀二山 善

行孔邈如何勿勤 向曰孔甚邈 君子敬始慎爾所主

濟曰敬慎其所行 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 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來

賢者為主遠臣而至主 謀言必貞 善本作 錯路說 稅申輔

於在朝臣之賢者也 向曰所謀出之言必正措詞必申匡輔之志說詞貞正也 善

陵有作僑盼是與 翰曰延陵謂季子僑謂子產盼叔向也季 子聘鄭見子產如舊識戒之以慎終過晉

謂叔向曰吾子志直必思免於難也故繫以此事戒叔良也 善曰

公孫僑子產也羊舌盼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 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

先民遺跡來世之矩

良曰跡謂延陵之跡可為來世之規矩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尚書

曰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

知微

濟曰爾主謂其所主之事也亦須知其幾微也向

善曰華喻貞越絕書子胥曰聖人見微知著觀始知已

視明聽聰靡事不惟

耳聽須聰無事不思而後行也靡無惟思也善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聰字林曰惟思也

董褐荷名

胡寧不師

翰曰董褐晉大夫也吳王夫差會晉定公吳帶甲三萬欲劫晉求盟晉人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於吳吳乃

退就幕而會董褐之力也荷重胡何寧安也董褐既有此重名以解國難何得安然不為師法也以此事喻叔良使益州後解國難也

善曰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貢獻

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視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王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

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有於

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及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歆晉侯

亞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

眾不可蓋無尚我言

良曰天下眾事不可蓋藏無高慢我此言也尚猶高也善曰家語金人

梧宮致

辯齊楚構患

平聲銳曰楚使聘齊齊王饗之於梧宮而齊王有言將必伐楚使者有辯說逆齊王自是齊楚舉兵

相伐遂構患禍此戒叔良無作辯說以逆前事善曰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者何恠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楚雍門

飲馬于淄澠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莒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

曰使者為問植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以為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怨遂舉兵相伐也

成王有要在眾思歡

向曰要正也成功存正直之節在天下之眾則思懼也善曰尚書帝曰成允

成功惟汝賢又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

濟曰忌諱也言人多忌諱其所短而掩蔽之若能不逆其意實為難也此深戒叔良逆人意也善曰左

氏傳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瞻

彼黑水滔滔其流翰曰黑水梁州分則益州屬焉滔滔流泉

滔江漢南江漢有卷允來厥休良曰江漢蜀也言彼有席

命而來自是其美善曰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

美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二邦若否

職汝之由良曰若二國否塞不通為之患逆則由汝職不違所

善惡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也緬

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善本作他仇向

緬遠鮮少克能也尚庶幾也于猶當也仇類也言遠彼行人使於蜀

者皆為劉璋所滯少能不見留者言皆彼留也庶幾君子當異於他

類善自勉也善曰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貞

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左氏傳楚

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誰不勤無厚

我憂翰曰言人誰不為國家勤勞當自勗厲無使我為深憂也厚

善曰楚詞曰惟天地之無窮哀生民之長勤我粲自

惟詩作贈敢詠在舟銑曰同舟共濟謂所憂同故以此

也謂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三同

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言憂患同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良曰元太后君也謂武帝南

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張過彼

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向曰從武帝至舊鄉如漢高過故國豐

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喻誰也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

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翱將翔賓會廣座善本作明燈善本作熒其炎光銑曰熒盛兒

善曰史記侯清歌製妙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五言

劉公幹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

帝位

時也

帝來視楨疾去後楨賦詩以贈之謂未即

時也

時也

時也

時也

時也

時也

時也

聲萬舞在中堂

濟曰製作萬大也善曰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干舞也

金罍合

甘

善本作醴禮其字

羽觴行無方

向曰罍樽也甘醴美酒也羽觴酒盃為雀形也無方猶無筭也

善曰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詞曰瑤漿密勺實羽觴

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大康

翰曰言醉樂忘歸也于時戎馬稍息故云大康康安也善曰毛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

四牡向路馳歡

善本作悅誠未央

良曰四牡四馬也誠志央罷也善曰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

善曰四牡主人歌無庸歸音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

義曰逸詩篇名也從此述沈疾在鄴都也嬰纏也沈痼疾皆病也竄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善曰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

自夏涉玄冬彌廣曠

善本作清漳水出焉東派于濁漳之水

十餘旬

翰曰冬曰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卧疾從夏至冬相與遠

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

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疎曠也

人

翰曰岱宗太山也人命屬之卧疾恐死故云恐游岱宗也故則文帝也善曰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

至于岱宗太山

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良曰所親謂文為四岳宗也

也言能行步車足來看我疾以慰我身也

清談同日夕情昀

善曰左氏傳焉啓強曰今君親步玉趾

敘憂勤

濟曰言來看疾與之談說同至於夜情相顧昀敘述便憂恤勤勞也善曰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復為別辭游車歸西隣

善曰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

善曰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塵車則帝所乘也素葉木葉落也

逝者如

流水哀此遂離分

銑曰人命將往如水之流況此卧疾遂哀分離恐不復相見也善曰論語曰子在

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

向曰謂別時相問何時為會期

我春時要期也

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

文

翰曰望慕相思愁結而不解故遺爾此詩也新詩文則此詩也善曰蔡邕琴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

令德北面自寵珍

良曰戒文帝自勗勉勤脩今德北面事君以保寵貴是時漢帝尚在善曰左氏傳

曰忠為令德北位臣位也禮記曰君子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之義也

秋日多悲懷感慨

以長歎

平良曰慨謂感歎也善

善

終夜不遑寐敘意於

濡翰

向曰遑暇寐臥濡沾翰筆也敘意沾筆謂作文也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楚辭曰魂荒荒兮不遑寐韋昭漢書注曰翰

筆

善本作

曜閨中清風淒已寒

向曰淒急也

前庭應門重其關

銑曰應門正南門善曰楚詞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謂之

應門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

良曰殫盡也善曰壯禮記曰歲既殫矣善曰壯

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

翰曰謂文帝將出征戎馬之事將為難也征行也善曰壯士謂五

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魏郡大疫徐幹劉

楨等俱逝然其間唯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涕泣

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濟曰言別後思懷常日所為歡會也善曰涕泣幹自謂也

涼風吹沙礫氛霜

善本作

何皚皚

五來向曰豫思文帝在軍之時也礫小石

也氛邊氣皚皚白良善曰易通卦驗曰異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白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牛哀切

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

銑曰緹丹黃色善曰緹丹色也華燈已見上文賦

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

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疲也善曰論衡曰

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

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

翰曰君侯文帝也文

雅之志縱橫如飛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

小臣信頑魯

善本作

倜傥安能追

向曰魯鈍也此自謙才不及文帝也倜傥

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慕小雅斯干歎詠之美倜傥已見上文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贈徐幹一首

五言濟曰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

銑曰有東西掖兩門徐在西故云隔也垣牆也善曰毛詩曰

誰謂宋遠跋余望之洛陽故宮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

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良曰拘拘束限限阻也清切猶嚴切也天子所居曰禁言各有拘束阻限在於嚴切之所中情無由宣通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

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
入楚詞曰杵中情而為詩
思子沈善本作沉字**心曲長歎不**

能言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起坐失次第一日三**

四遷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向曰寺司也謂

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

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

乘人易感動淚下與衿連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

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

兼燭八絃內物類無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

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

兼燭八絃內物類無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

網維也尚書曰無偏無頗遵王之誼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

贈從弟三首
五言 濟曰公幹從弟蓋尋究無名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平**水中石**銑曰磷磷水中見石貝

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

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

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

澤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

松枝一何勁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

冰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

風聲一何盛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

松枝一何勁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

慘淒寒色端正謂花色不變
善曰楚詞曰霜露憐憐而交下
豈不羅凝寒松柏有本性
翰曰人心堅貞亦當如此終世不改易
善曰凝嚴也
鳳皇集
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
南嶽徘徊孤竹根
良曰鳳皇生丹穴在南故云南嶽徘徊未
曰鳳皇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
鳳皇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
於心有不厭奮翅凌
紫氛
向曰厭足凌上也紫氛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
勤苦羞與黃雀羣
翰曰勤勞也黃雀喻小人言高飛遠游豈
不勞苦羞取與小人羣於朝廷
善曰黃
雀喻俗
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翰曰言鳳皇一去何
時當見光儀將待聖
明君也須待也
善曰尚書曰鳳皇
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三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贈答二

贈徐幹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良曰子建與徐幹俱不見
用有怨刺之意故為此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銑曰白日喻君也驚風飄之忽
歸西山喻時去不可逐也
善曰

曰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倏焉西邁餘
光未晷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圓

景光未滿眾星粲以繁
銑曰圓景月也喻道不明也眾星
喻羣小邪人也繁多也謂文帝不

明羣小在位不用賢良
善曰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
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論語曰眾星共之

廣雅曰 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游游

彼雙闕間翰曰志士君子也言小人各有所為我亦聊且於此

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孔叢 文昌鬱雲興迎風高

中天銑曰文昌殿名迎風樓名言高如雲起過在天中也 善曰

興起也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列 春鳩鳴飛棟派焱善本作

激櫺軒濟曰鳩鳴飛棟喻小人得志處棟梁之地焱風也風主教

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颯郭璞曰暴風從上下者焱與颯同古字通 顧

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微藿弗充虛皮褐猶不

全向曰小人得志處棟梁之地蓬室貧賤之士誠可憐惜謂徐幹

也薇藿草名褐短衣言草菜之食不充飢虛皮褐短衣不能

全其體也 善曰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顧旋也列子曰北宮

子庶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壘子曰古之人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

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也淮南子 忼慨有悲心興文自

成篇善曰說文曰忼慨壯不得志於 寶弁怨何人和氏有

其愆翰曰寶弁謂徐幹也昔者和氏獻玉於楚王王以為非玉而

喻幹和氏喻知已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

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明和氏左足武王薨成王即

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明其右足成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

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明

音則孔安國尚 彈冠俟知已知已誰不然銑曰志所望彈

書傳曰愆過也 澤多豐年良曰良田膏澤皆有德言良田雖晚無不獲者膏

為意 善曰良田膏澤喻有德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漢書曰

翟義請陂下良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

年穰 亮懷璵璠美積久德愈善本作 宣濟曰亮信也璵璠

也信懷良王之美彌久之歲道愈通也 善曰爾雅曰亮信也蒼頡

璠斂杜預曰璠璠美玉君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翰
所佩也璠音餘璠音煩敦重也言榮衰不常有才者必逢但保交親義重餘復何言也
善曰莊子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書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贈丁儀一首

五言向曰魏志云丁儀字敬禮有文才武帝辟以為掾子建贈以此詩有怨刺之意也善曰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誤也魏略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為掾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

銑曰喻小人道長從微起也善曰漢書孝武傷李夫人賦曰

桂枝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翰曰依覆除庭也覆凝霜至堅冰謂陰謀漸

長也清風飄飛閣喻教令自下而上也

善曰楚辭曰凝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堅也王除階也說文曰除殿階也西都賦曰王除彤

庭又曰脩塗飛閣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

良曰謂陰陽不和故雲不歸山而霖

雨成川澤也雨三日已往為霖

善曰廣雅曰八

月浮雲不歸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農夫安所獲

濟曰霖雨久滯黍稷委死於田宅農夫何所得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說文曰晴耕

治之田也毛詩曰帥時農夫

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

向曰在貴謂文帝也賤自

謂也博廣也言為恩不能廣也善曰言俗之常情也

狐白足御

善本作禦字

冬焉念無

衣客

翰曰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知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公曰善遂出裘發

粟以與飢寒者此意謂文帝衣裘自足而不念下人之無衣也善曰言服狐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也晏子春秋曰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楚辭曰無衣裘以

禦冬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

濟曰言思慕延陵季

子心許徐君寶劍我與爾交亦如之非所愛惜善曰言延陵不欺於死而況其生者乎故已思慕之異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

西聘晉帝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致劍帶徐君墓樹

而去廣雅曰惜愛也

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銑曰寧安也謂儀云子當安其心交

親之義不薄也

贈王粲一首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

善本作攬字

衣起西游

良曰王粲在西故起西游

善曰古詩曰

攬衣起徘徊

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

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向曰求匹儔謂思王粲無輕舟

言與粲阻越如川廣無舟歎惜不可濟也善曰鴛鴦喻粲也毛萇詩傳曰鴛鴦匹鳥也楚詞曰覽可與兮匹儔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

喻己之思榮而無良會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

懷愁

善曰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悲風鳴我側義和

逝不留

翰曰義和曰御也逝往也善曰楚詞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吾令義和弭節兮王逸曰義和曰御也墨子曰

時不可及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

濟曰重陰謂雨露以喻天子也天子

潤於萬物何懼恩澤不周善曰重陰以喻太祖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

誰令君多念遂

善本

字

使懷百憂

濟曰誰令多有思念自懷百憂也君子謂王字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曹子建

五言善曰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儀誤也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翰曰函谷關名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時也

漢書弘農縣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

山峯高無極涇渭揚濁清

向曰涇水

濁渭水清善曰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壯哉帝王居住麗殊百城

銑曰

謂西京壯麗殊異於天下百郡之城善曰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

豫州威

清

邁百城

負闕出浮雲承露既太

善本作泰字

濟曰負闕闕名出浮雲高

也承露盤以承露者槃平也太清天也善曰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賓曰抗仙掌與承露廣雅

曰挖摩也槃與挖同古字通褐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

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

翰曰皇佐太祖也能闡揚天子之惠四海皆服故無兵相交也善曰皇佐太祖也邊讓章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勳飛仁聲之顯赫左氏

傳箴尹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春秋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

權家雖愛勝

全國為令名

良曰權家謂兵法言雖愛戰勝而全國為上也

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左氏傳

君子在末

位不能歌德聲

向曰言人在卑位不能歌其德聲謂丁王二

謂太祖令德之聲也

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

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銑曰丁儀時為太祖掾王粲為侍中儀

為太子粲亦免官在家故曰歡自營也營謂營生也

法誠信經常也謂二君各為歡怨非忠正之法中和自保信可常也

善曰言歡怨非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中和樂職誠可謂也漢書王

贈白馬王彪一首

五言濟曰魏志云白馬王彪

城王及植俱會京師到洛陽任城薨後植與白馬

王還國有司以二王歸藩在道宜異宿止也意每

恨之蓋以大別不在數日乃自剖與白馬王辭植

發憤遂賦此詩以贈之善曰魏志曰楚王彪字

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曰於圈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翰曰承明門名後宮出入之門

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惟謁帝承明廬問張公

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將去汝舊壘鄆城

也時植雖封雍

向曰清晨日未

也首陽山名善曰陸機洛陽記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

梁

銑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洪濤怨彼東路長

濟曰汎舟越洪濤心危懼也東路所往之

曰起洪濤

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其一善曰毛詩曰

城關兮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善本作大谷何寥廓山

樹鬱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翰曰大谷所謂經行之大谷寥

廓廣遠也霖雨泥我塗亦比事阻難如之也雨水曰潦浩縱橫言其

多也鬱鬱茂也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大谷在洛陽西南風俗通曰中達絕無軌改

轍登高岡良曰達道軌跡也既多泥阻而絕車跡改此轍跡登

雅曰軌脩阪善本造雲日我馬玄以黃其二向曰脩長

述也日者阪高也玄黃馬病也善曰毛詩曰玄黃猶能進我思

鬱鬱以紆舒憂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鬱愁也鬱紆將

何念善本作親愛在離居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本

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濟曰本圖相與同往而中間不能

借俱也詩傳曰鳴皋鳴衡扼豺狼當路衢執曰鳴皋惡鳥鳴爲人

者衡扼車轂也鳥獸喻小人讒佞志在相害若鳴於車上當於路衢

也謂在道不許同其宿止之處善曰鳴皋豺狼以喻小人也毛詩

曰懿厥哲婦爲巢爲鳩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

狸也公羊傳曰楚莊三伐鄭放乎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內衢也

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翰曰蒼蠅能變白爲黑喻佞人

兄弟如此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爲欲還

絕無蹊攬轡止踟躕其三向曰言在朝讒人既多欲還無

楚辭曰攬騏驎而下善本作踟躕亦何可字留相思無終極

節毛詩曰搔首踟躕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金昌宗

辭曰嗟若是欲何留也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良

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蕭條草木衰落兒匿藏也善曰楚辭歸鳥赴喬林翩翩厲

羽翼銑曰喬高也翩翩飛兒厲整也孤獸走索羣銜草不

遑食翰曰索求遑暇也善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其四濟曰見此歸鳥孤獸皆求羣侶而我獨與兄弟離隔感此傷懷而為歎息善曰廣雅曰感傷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楚辭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善曰鄭玄曰長太息以掩涕奈何

念同生一往形不歸王死也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鄭玄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哲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同生願以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謂任城郡善曰

漢書貢禹上書曰骸骨棄捐孤魂不歸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

處一世去若朝露晞良曰存者忽忽且復過於目前亡沒則身衰沒也向曰晞乾也言人在一世

若日照朝露其乾在頃臾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銑曰言人年衰老苦日在桑榆將沒如影響不可追也

金石咄丁咄夜令心悲其五濟曰言身非金石之堅咄咄大驚歎聲善曰鄭玄毛詩箋曰

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幃然後展殷

勤翰曰丈夫志在四海雖別萬里如比隣而居蓋自勉強之辭良曰苟且虧失也言思愛情長不虧失雖居遠而分義日親何必共被同帳然後申躬勤衾被幃帳也善曰鄧析子曰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分猶志也毛詩曰抱衾與綯毛萇曰衾被也鄭玄曰綯床帳也幃與憂思成疾疢疢無乃兒女仁向曰苦憂思成

之仁心非丈夫之節也善曰毛詩曰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史記曰君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其六銑曰然而君卒分離復有死者能不懷苦辛之

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向曰吉凶壽考不定

蘇子卿詩云骨肉緣枝葉古詩曰輾轉長苦辛

使人疑之翰曰託志虛無求列仙之道亦松子久來詭欺之說

善曰班固楚辭序曰帝閭必妃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好

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魏武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

持濟曰倭曰讒邪變故當在須臾百年之生誰能使持離別善

曰漢書谷永曰三郡所奏皆有變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灾也禮

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離別永無

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呂氏春秋曰人之壽久不過百

會執手將何時良曰吉凶難知執手敘情復將何時也善

與子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銑曰王謂白馬主也玉體

偕老髮期謂壽考也善曰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

桓榮書曰君慎疾加食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

詢茲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其七句曰即就援引也

黃髮赦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曹子建

贈丁翼一首

五言翰曰丁翼字敬儀少有才姿博學為黃門郎植贈此詩以勸厲之為

大度之意 善曰文士傳曰翼字敬禮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

銑曰豐美膳食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毛詩曰

我有嘉賓城闕已見上文

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

良曰隅即角也 善曰論語子曰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

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

齊曰秦女善秦箏秦在西故云西氣齊女善鼓瑟齊在東故云東謳謳歌也 善曰楚辭曰挾秦箏發彈徵歌錄目美女篇齊瑟行史記

蘇秦說齊王曰臨菑甚富其民庶不吹竽鼓瑟說文曰謳齊歌也

看來不虛歸觴至反無

餘

向曰肴饌觴酒也言不虛歸反無餘者必盡之也

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

翰曰言豈獨親狎貴游之異人而朋友亦與我俱樂矣 善曰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狎習也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

也 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

銑曰言多良材如海中之出明珠甚多矣 善曰禮

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

君子義休待

善本作

小人德無

儲

良曰言君子有義而美則待用於時小人縱有小德則不能儲蓄發於辭色以自為大也

善曰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

之德寡而無儲也說文曰待待也一曰具也儲謂蓄積之以待無也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

須濟曰須待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能守之榮則立可待也不能守之枯亦立可見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

安國尚書傳曰須待也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翰曰滔蕩大兒固堅也而時俗

之人多所拘束小節善曰淮南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君子通

失其充又曰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於教

大道無願為世儒向曰言君子當通達大道無為時儒之教

儒世贈秀才入軍五首四言善曰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嘉字

嵇叔夜銑曰康之從弟秀才入軍贈以此詩不知其名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翰曰閑習也麗服軍戎之服有光暉

子之馬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麗服軍戎之服有光暉

麗好也揚雄反騷曰素初貯厥麗服兮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

歸翰曰繫弱弓名忘歸矢名善曰新序曰風馳雷善本作

逝躡影善本作追飛向曰逝往也言士卒如風雷之速躡影謂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至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雷逝舒疾無方七啓曰忽躡景而輕驚

顧盼生姿良曰凌上厲越也善曰劉歆遂初賦曰登句注以

親密也攜我好仇載我輕車濟曰仇匹載乘也好匹則秀

南凌長阜北厲清渠銑曰阜山厲越也善曰賈雅曰

仰落驚鴻俯引洲魚銑曰謂行盤于游田其樂只

且子余良曰盤猶樂也只且助辭也善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良曰迅疾春木載榮布葉垂

陰良曰載習習谷風吹我素琴濟曰谷風春風習習風

習谷風秦嘉婦徐氏書和兒善曰毛詩曰習

曰芳香既玼素琴又好咬咬黃鳥顧疇弄音向曰咬咬鳥聲

之思人也善曰毛詩曰交交黃鳥感悟馳情思我所欽

古歌曰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

風動桂一本作組帳高褰良曰桂衣裾也組所繫帳者褰舉也善曰方言曰桂謂之裾音圭

莫與交歡翰曰自美也莫與交歡謂秀才不在此也善曰百酒盈罇善本

琴在御誰與鼓彈毛詩曰旨酒欣欣漢舊曰郭解入關賢豪爭交歡仰慕同

趣其馨若蘭向曰仰慕秀才同於此趣則相美如蘭之馨善

言其臭如蘭易曰同心之佳人不存善本作能不永歎平銑曰佳人謂

辭曰聞佳人兮召予毛詩曰假寐永歎

贈山濤一首五言

司馬紹統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司馬彪字紹統少

而紹統未仕故贈以此詩欲濤薦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初拜騎都尉太

始中為祕書郎轉丞後拜散騎侍郎終於家

若若椅桐樹寄生於南岳向曰椅桐中為琴瑟紹統

上陵青雲霓下臨千詩曰其桐其椅其葉離離馬融琴賦

仞谷良曰樹高極上入於雲中霓亦雲也善曰蒼頡篇曰凌侵

勿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濟曰孤危謂生在幽遠無

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鸞詩序曰孤危將亡漢書賈山

助角銑曰也語助辭言昔久已來植育於朝陽之和氣而傾枝以待

鳳皇謂鳳皇非梧桐不棲自言育德藏器傾心待時而入事君也鸞

鳳也鸞亦鳳類通言之也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

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

曰鸞鸞鳳屬神鳥也今者絕世用善本作空貢惚子見迫束翰

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向曰匠人不知我

困苦也不知我音亦不收錄言堪為琴瑟雅器善曰班及牙曠皆喻執政

之齊見櫟社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師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濟曰木不逢匠人牙曠必不成琴瑟不揚妙曲則此

我有材不遇時用安得立功立事也善曰桓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冉冉三

光遲善本作馳字逝者一何速良曰冉冉漸進自三光日月星也中夜不

能寐撫劍起躑躅善曰廣雅曰冉冉進也淮南子曰夫道合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逝者見下注

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

亡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司馬善曰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躑躅佳足也躑躅與躑躅同

證奇璞向曰卞和知玉者若潛隱於幽冥雖有奇玉之璞誰證之也人雖有良才無媒難以進也善曰卞和見上文

冥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善曰神龍喻潛也山

其光暉以相燭照鍾山有燭龍能照其萬物善曰神龍喻潛也山

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暝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

龍謂燭

龍

荅何劭二首

張茂先善曰何劭字敬祖贈華詩則此詩之下是也贈荅之體則贈詩當為先今以荅為先

者蓋依前賢所編不復追改也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向曰吏道謂理人之道也迫逼也窘急也自謂拘束無暇也

焉可踰善曰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吏道迫促鵬鳥賦曰愚士繫俗窘若囚拘纓綏善曰纓綏也纓所以繼冠者微纓並糾繩之類憲法踰

有餘善曰良朋已見上文徐幹贈五

良朋貽新詩示

我以游娛善曰良朋已見上文徐幹贈五

官中郎將詩曰貽爾新詩又思玄賦曰雖遊娛以愉

樂穆如灑清風煥

善本作

若春華敷

濟曰穆和敷布也言敬祖之所贈詩

恬雅之氣如灑清風煥爛又若春華布色

善曰毛詩曰吉父作頌穆如清風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蒼實戲曰摘藻如春華

自

昔同寮宋於今比園廬

向曰同寮宋同官也比園廬謂並宅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帝

即位助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傅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左氏傳曰先箴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

吾常同寮敢不盡心乎爾雅曰采僚官也南都賦曰園廬舊宅也

衰疾

善本作

近殆辱

善本作辱

庶幾立懸輿

翰曰衰暮之年近於危辱之事將欲庶幾以就懸車致仕之道也輿車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夕以喻衰言曰夕將暮已已衰老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安車傳子傳孫也

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

銑曰散髮言不為冕所束也重陰木林之陰策杖相抱於清渠

之上善曰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

屬耳聽鸛鳴涿目翫儵

直

魚

屬傾也儵小魚也善曰毛詩曰耳屬于垣鄭玄曰屬耳於壁聽之又儀禮注曰屬注也毛詩曰鸛其鳴矣思立賦曰涿目眺夫衡阿翫

猶悅也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年也桑榆日晚亦比年老之稱善曰漢書疎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桑榆

已見上文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

翰曰洪鈞造化也陶猶作也萬類萬物也大塊自然也言

萬物皆造化所作羣生稟自然而成善曰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謂地也言天地陶化萬類而羣生稟受其形也鵬鳥賦曰大鈞播物

廣雅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羣生和而

萬物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

濟曰人性明闇有異緩速各殊靜緩躁速也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

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

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

濟曰有識自三

十成立之後本謂志不在馳逐功名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

也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

良曰恬虛謂閑暇也善曰楚辭曰漠虛靜以恬愉

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

翰曰忝辱君祿媿荷天子以才輕位重是以過任又年將

才輕向曰道長謂道遠也言國家以我爲任重道遠苦智慮淺短不當其人心雖求成重事困於才輕常不就也責求也善

且清銑曰周任古之賢人也規戒也言其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謂此言明且清也善曰論語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夕惕坐自驚翰曰負負擔也小人之事乘乘車也君子之事使小人爲君子之事難以安之故革自謙比小人居

溫麗無乃違其情

曰啓發篇章漢書曰司馬相如作

贈張華一首

何敬祖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向曰謝去也懸象日月也迭遞也卷舒猶往來也善曰孫卿

子曰日月逝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曰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羸縮卷舒淪於不測
暮春

忽復來和風與節俱銑曰與節俱至也善曰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傳

曰習習和舒之兒揚泉物
理論曰春氣孺其風溫和
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
曰濟

布其華也。善曰：西都賓曰：嘉木樹庭。周旋我陋，圃西瞻。

廣武廬

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侯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

良曰華好儉雖有貴位不傲於人是存無
也 舍曰毛萇詩傳曰有謂富亡謂貧 鎮俗在簡約樹塞

焉足摹

向曰理俗在簡約節儉之道焉摹學管氏樹塞門也鎮

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邦

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通言

善曰同班司已見張華荅詩

私願借黃髮逍遙綜

琴書

善曰借俱也黃髮老壽也逍遙得性也綜猶理也善曰黃

條暢

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

薛君曰躊躇躑躅也

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但自相得意如得魚忘筌也

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

忘筌已見上文

贈馮文罷遷斥

昌丘令一首

馮文罷集云文罷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

陸士衡

遷斥丘令故贈以此詩

於皇聖代

善本作

時文惟晉

銑曰於美也言美聖聖時

道也

善曰毛詩曰於皇時周禮臬氏量銘曰時文

受命自

天奄有黎獻

良曰奄大黎衆獻賢也善曰謂武帝也毛詩曰

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

閭闔既闢承華再建

復立故云再建建立也

善曰謂惠帝也晉宮閣名曰洛陽城閭闔

門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宫在太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

明明在

上有集惟彥

其一向曰明明美稱在上謂天子能集用俊彥在

上

善本作

允迪

翰曰弈弈美盛兒馮生則

言智信之道而為太子洗馬

善曰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

德

天保定子靡德不鑠

良曰保安靡無鑠盛也言天之安

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

邁心玄曠矯志崇韻

銑曰邁行玄美曠大矯舉崇高邈遠也言所行心事美大舉志高遠
善曰爾雅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爾雅曰崇高也

彼承華其容灼灼其二濟曰遵奉也承華太子所居門言文

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嗟我人斯戢翼江潭
向曰斯謂馮也戢斂也

天灼灼其華羅吳人故云此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彼何有命集止

翻善本作飛自南翰曰天子有命集止於帝京翻飛往南而來

日翻飛惟鳥又出自幽谷及爾同林良曰如鳥出於幽谷之

為洗馬善曰謂俱為洗馬也臧榮緒晉書曰楊駿雙情交映

遺物識心謂得意忘言也善曰映猶照也人亦有言

交道實難有頰丘者弁千載一彈濟曰頰冠也弁亦

出聖人既出是以彈冠求仕則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相與交情如

此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有隙

故世以六人為難也毛詩曰有頰者弁實惟伊何毛萇曰頰弁兒也弁

皮也彈冠也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弁亦冠也故通言之頰丘

切與畦同音今我與子曠世齊歡利斷金石氣東秋蘭

羣黎未綏帝用勤止其四翰曰曠遠也言我與文羅遠齊

利又能割斷金石言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向

曰羣黎百姓也綏安勤勞止辭也善曰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

而實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廣雅曰

曠遠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毛詩曰羣

黎百姓長楊賦曰羣黎為之不康我求明德肆于百里銑

毛詩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

我謂帝也肆置也帝求明德之人置於百里之職謂縣令也善曰

毛詩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曰肆陳也陳其功烈也漢書曰縣大

率百里其人稠則盛稀則曠也僉曰爾諧俾民是紀濟曰僉皆諧和也爾謂

云羅可諧和其政理使斥丘之人是謂紀綱也善曰尚書僉曰垂

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以綱罔喻

為政理之乃眷北徂對揚帝祉其五向曰徂往也乃眷北

為紀也天子之美杜美也善曰毛詩曰乃眷西顧疇昔之游好合

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疇昔之游好合

纏絲良曰纏絲密兒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

詩曰妻子好合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絲恩好庶蹈高蹤

借曰未洽亦既三年

翰曰借曰假曰也洽猶足也言王事無暇常假日而游尚未為足亦已三年也

善曰毛詩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居陪華幄出從朱輪

銑曰居謂嘗在朝之時陪侍太

子華幄幄坐帳朝羣臣也太子出則乘朱輪車善曰應璩與趙叔潛書曰入侍華幄出典禁闈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

方驥齊鑣比迹同塵

其六銑曰方並驥馬也鑣馬轡言常相與並轡齊鑣連迹而又同塵也善曰

鄭玄禮儀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駟驥齊鑣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之子

既命四牡項領

良曰之子謂文選也既命謂奉帝命出於丘

日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遵塗遠蹈騰軌高騁

翰曰騰疾行也軌跡騁馳也善曰四子

講德論曰未若遵塗之疾也鄭玄考功記注曰軌謂轍也

慶雲扶質清風承景

良曰景影也言

如慶雲清風望美之也又言疾也善曰廣雅曰質驅也

嗟我懷人其邁惟永

其七良

永長也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毛萇曰懷思也

不素有

善本作苟字

殊窮達有違

良曰

時陸公免官居家故云殊違也善曰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門子謂北宮子曰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賈逵國

語注曰

及子春華後爾秋暉

翰曰與子少壯時同官故云春華今已俱老亦有光暉

善曰言否泰殊流窮達異轍今雖及爾春華之美終當後爾秋暉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逝

將去我陟彼朝陲

善本作垂字濟曰逝往陟升朝北垂邊也言馮公既往將離去我升彼北邊謂斥丘

也善曰逝將去汝已見上文毛詩曰陟彼高岡朔垂斥丘也爾雅曰朔北方也說文曰垂遠邊也

非子之

念心孰為悲

其八向曰非子交親使我思念則我心誰能悲也

荅賈謐一首

四言并序善曰王隱晉書曰賈謐字長淵

陸士衡

余昔為太子洗馬

善曰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駟也先作洗

魯公

善本無此

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

善本無一侍字

東宮積年

向曰賈謐

任散騎常侍侍太子謐食封於魯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毛詩曰東宮之妹

余出補吳王

郎中令

銑曰吳王武帝子封於吳郎中令王府官名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

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創天下禮記
明堂陰陽錄曰王者承天統物也
爰茲有魏即宮天邑

爰於即就宮居也言於此有魏就居於天中之邑都也
善曰禮記孔惺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尚書曰周公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
吳

實龍飛劉亦岳立
良曰吳孫權也龍飛九五位也劉劉備也
岳立言如四岳諸侯之立也云吳實龍飛

者士衡吳人故有尊吳之意不忘本
也善曰東京賦曰乃龍飛白水
千戈載揚俎豆載戢

良曰載則揚舉戢藏也俎豆禮器也言天子盛舉千戈不暇尚禮也
善曰毛詩曰載戢于戈毛萇曰戢聚也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

聞之
民勞師興國玩凱入
其四銳曰言所玩習但為凱樂之
歌而入於國謂但尚戰勝也善

曰毛詩曰民亦勞止玩與凱同
古字通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
天厭霸德黃祖
善本作

豐
許觀銳曰霸謂魏也魏土德故曰黃祖言天厭魏主無德乃告
其凶豐將有革也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于

寶搜神記曰魏惟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保乾圖曰漢以
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賈逵國語注曰豐兆也言禍有兆
獄訟

違魏謳歌適晉
翰曰言決獄定訟謳歌道德皆違去於魏而
之於晉也適之也善曰孟子萬章曰堯以

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
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

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
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
陳留歸藩我皇登禪
去齊

帝禪位於晉封魏帝為陳留王故云歸藩
善曰魏志曰陳留王諱
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奉皇帝璽綬策禪位於晉嗣王魏世

譜曰封帝
為陳留王
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其五銳曰庸岷蜀也三江

為目善曰庸岷蜀境也庸國名也岷山名也禮記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三江吳境也尚書曰三江既入
赫矣隆晉

奄宅率土
向曰赫隆皆盛美貞奄大宅居也率土天下也善
曰曹府君陳實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宅躬土芒芒

又曰率
土之濱對揚天人有秩斯祐
其六良曰洪胄謂長子即謚也纂

也善曰對揚已見上文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天人之
際已交毛詩曰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爾雅曰祐福也
惟公太宰

光翼二祖
翰曰太宰賈充也謚之父太祖為大將軍以充為右
長史及武帝即位復為太宰云二祖光翼謂充為輔

弼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晉太祖為大將軍以賈充為司馬右長
史及世祖受禪轉太宰左氏傳康王論晉范會曰宜夫子之光輔五

君
誕育洪胄纂戎于魯
其六良曰洪胄謂長子即謚也纂

繼大於魯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謚父韓壽河南尹母賈充少女
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民子襲封槐

自表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謚為魯公毛詩曰誕彌厥月毛萇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毛詩曰續戎祖考鄭玄曰戎汝也

東朝既建淑問我我良曰太子既立

朝太子也建立淑美問聞也我我高貞我求明德濟同以

和也善曰謂求懿德已見上文左氏傳齊侯曰唯據與我和晏

子日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和如美焉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魯公

戾止衮服委蛇蛇徒何銑曰言賈謚至止衣冠委蛇委蛇美

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也周禮曰三公自思媚皇儲高步承

華也其七翰曰媚愛也言謚思愛太子高步於承華門也皇儲太子

詩曰思媚周姜又口媚于天子漢書昔我逮茲時惟下僚

疏廣曰太子國儲嗣君承華已見上及子捷遲同林異條

翰曰逮及也機為太子洗馬故及子捷遲同林異條

云下僚善曰下僚謂洗馬也及子捷遲同林異條

游息也同林謂同事太子異條謂謚先貴也善曰俱在東

官故曰同林而貴賤殊隔故曰異條毛詩曰或捷遲偃仰

年殊

志比服殊善本作義瑞直留濟曰謚少機老故曰年殊

忘相善故曰義瑞善曰服章服也游跨三春情固二秋

尊卑殊制故曰外也說文曰彌多也游跨三春情固二秋

其八良曰跨越也言同游經越祇承皇命出納無違

三春情之堅固亦已二秋也善曰尚書曰祇承于帝論語

曰樊遲問孝子曰無違也往踐藩朝來步紫微

郎中令故云往踐藩朝入為尚書故云來步紫微紫微天

子官也善曰蕃朝吳也紫微至尊所居謂為尚書郎升降祕

閣我服載暉翰曰祕閣尚書郎所司也載則也暉猶光也

祖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復

道取急因得開覽序云入為尚書郎作此詩然祕閣即尚書省也

志當作志

孰云匪懼仰肅明威其九良曰誰云非懼者仰敬天子之

將天分索則易攜手實難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

昔良游茲焉永歎善曰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偕

輝毛詩曰公之云感貽此音翰平濟曰魯公感此分別之

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蔚彼高藻如玉如蘭善本作之
云有也韋昭曰翰筆也翰曰蔚歎美也藻文也魯公高文如玉之美如蘭之芳善曰蔚文
貌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楚辭曰文彩耀於玉石王逸曰言發
文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
文彩也蘭力旦切協韻力丹切不踰境此言物之有變節也金剛而堅百鍊
有金萬邦作詠向曰江漢有木謂橘也言度比則為枳故云
不銷故萬國作詠也蓋自易如金之堅剛不可變易也謚贈詩戒士
衡無為變志故也故詩云在南稱相度北則橙也故以金荅也善
曰木謂橙也賈謚贈詩云在南稱相度北則橙也故以金荅也善
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銅故萬邦作詠潘戎之以木而
陸自易以金也穀梁傳曰婦人**民之胥好狷**狷善本作厲
既嫁不踰境毛詩曰大賂南金狷狷字厲
聖銑曰胥相也狷狂之心厲以作聖喻不善人也言謚之相好贈
我以言相戒使我狷狂之心厲以作聖人之道也善曰爾雅
曰胥相也謂相戒勗以所好尚也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
狷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尚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
作聖說文曰厲石也言儀形在昔子聞子命其十一翰曰
人之自易若金之受厲儀形在昔子聞子命儀形在昔謂
以古之道相戒喻我聞子之命善曰毛詩曰
儀形文王萬邦作孚左氏傳晉克曰且聞命矣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王言良曰承明亭名機
從吳入洛與弟士龍別
於長林亭作詩與士龍述相思之意
也善曰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

濟曰嬰纏也駕言謂駕車馬出
游也徂往征行也善曰鄒陽

上書曰豈拘於俗牽於世曹子建責
躬詩曰舉挂時綱毛詩曰駕言徂東

飲餞豈異族親戚弟

與兄

善曰毛詩曰飲餞于爾又
日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婉變

轉力
居人思紆鬱游

子情

良曰婉變深思良居人謂士龍也紆鬱失志良善曰方言
日婉歡也婉與婉同古字通說文曰變慕也班固漢書述哀

紀曰婉變董公惟亮
天工紆鬱已見上文

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

發初曉

時也言將行遺忘其安寐乃覺寤而起淚下而交於纓也纓衣領也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

嘗君涕

分塗長林側揮袂出始亭

翰曰長林萬
始並亭名

要遐景傾耳玩餘聲

良曰佇立時看遐遠景影也言揮袂
與士龍為別猶立看其遠影玩想其

曉一作曉

餘語之聲善曰家語孔子曰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翫貪也南歸慙永安北邁

頓承明銑曰南歸謂弟也北邁自蜀也慙息頓止也永安承明皆亭名善曰毛萇詩傳曰慙息也頓止舍也永

安有昨軌承明子弃予與協韻翰曰言永安亭有兄弟二人昨日之跡至承明則士衡獨止

不見其弟故曰弃予也軌跡也善曰毛詩曰棄子如遺也俯仰悲林善本薄慷慨含外字

辛楚向曰俯仰於林薄之間但有悲懷慷慨為歎含蓄辛酸痛楚也善曰范曄後漢書劉瑜上書曰竊為辛楚泣血連如楚

懷往歡絕端悼來息成緒濟曰言懷思往時之歡也善曰言懷思往時之歡也善曰言懷思往時之歡也

成其亂緒也善曰言和悅纔往歡已絕端哀悼暫來憂便成緒毛萇詩傳曰懷和也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感

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銑曰言我感別鄉邑慘然不能進謂如鳥分飛慘然不進飛亦如我不能進行汝將歸樂循其洲渚也慘舒翮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鴻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鄺炎詩曰舒吾凌霄羽毛詩曰鴻飛遵渚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五言翰曰顧彥先同為尚書郎遇雨不相見故

贈此詩善曰王隱晉書曰顧榮彥先吳人也為尚書郎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向曰大火南方星也貞正也朱光日也此仲夏之月積陽為日

氣也熙熾也自南者則南方為夏善曰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貞正也

朱光朱明也爾雅曰夏為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爾雅曰熙興也續漢書曰日

行南陸謂之夏也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良曰望舒月御也畢星西方宿故云

金虎也謂月著于畢畢星好雨故雨師吐重陰而為滯離著也屏翳雨師也善曰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

望舒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輝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觿為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昂白虎中星然西方

七星畢昂之屬俱白虎也毛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曰并號起雨王逸曰并屏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贈王粲詩曰重陰潤萬物

淒風迄時序苦雨遂成霖銑曰淒寒迄逆也為人所患苦故云苦也三日雨為霖也

淒風迄時序苦雨遂成霖善曰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為人患所患苦也小雅曰迄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朝游

忘輕羽夕息憶重衾

濟曰輕羽毛扇也衾被也言寒風逆時人寒故也善曰輕羽謂扇也傳

穀有羽扇賦衾已見上文

感物百憂生纏絲自相尋

翰曰感此風雨逆序遂生百憂

也纏絲思亂貞善曰白憂纏絲並已見上文

與子隔蕭牆蕭牆阻

善本作且深

良曰蕭牆院落之牆善曰論語子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也

形影曠不接所託聲

與音

向曰託寄也聲音謂信命往來

音聲日夜閑何用慰吾心

善曰仲

山父永懷以慰其心

朝游游曾

善本作層字

城夕息旋直廬

濟曰曾重也直廬直宿之廬善曰張晏

漢書注曰直宿曰廬也

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

翰曰宵夜激震也電光夜中布

於目前也善曰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楚辭曰凌驚雷軼駭電兮

玄雲地

徒可

朱閣振風薄

綺疏

良曰地曳也綺疏窓也金言曰說文曰拖曳也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李

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是謂東觀

豐注溢脩雷黃潦浸階除

銑曰豐多

也注雨水也脩高也黃潦雨水流於地者除庭也言雨水溢於高階之雷黃潦又浸於階庭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說文曰潦

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

向曰結不解言雲不開也衢道

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

稼湮梁穎流民汧荆徐

翰曰稼謂田苗也湮沒也梁穎

沈

善本作沉字

稼湮梁穎流民汧荆徐

也湮沒也梁穎

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

濟曰機本吳人其鄉國多水今此尚為沈渠則懼波已為

湮沒矣故懷桑梓之人化為魚也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館於維汭劉子

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矣微禹吾其魚乎

贈顧交趾公真一首

五言翰曰晉百官名云顧祕字公真為交州刺史士

衡思之故贈此詩善曰晉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顧祕字公真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

向曰肅嚴邁遠也善曰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

玄曰體生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

裔銑曰公真初為吳王郎中令故云翼藩后南裔即交趾也善

朝曰驃騎發迹於祁連蔡邕陳球碑曰遠善伐鼓五嶺表揚旌

萬里外良曰伐擊也五嶺交趾也旌旗也擊鼓揚旌言彼蠻夷

嶺之戎裴洲廣州記五嶺云大吏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懸旌萬里之外善遠績不辭小

立德不在大濟曰績功也言遠有功績不辭小位立德成理亦

孟曰子蓋亦遠績功而大庇焉又善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

帶翰曰交州去帝京雖有高山安足凌於上言雖險如易越也大

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銑曰言惆悵瞻

望其歸旆翼相見也此士衡思之甚矣旆亦旌屬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贈從兄車騎一首

陸士衡

孤獸思故數離鳥悲雀向曰孤獸離鳥尚思故林數

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銑

辭曰時騁騁以遙見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

昔陸遜陸凱居此谷東二十里有岷山父祖葬焉穀梁傳曰水北曰

陽婉孌已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善營心府間也言心

府魂魄懷於吳土而精爽若飛若沉不定也善曰老子曰載營魄

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

形氣使之長存也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善寤寐靡安豫願言思

所欽良曰庶安豫之志欽敬也所敬謂兄也善曰東京賦曰膺

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翰曰言感彼歸塗艱難謂人事

善曰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何
謂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塗順也
言樹背與襟善本作衿向曰忘歸草謂忘憂早言以其名忘憂
言樹之背有然
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善曰韓詩曰焉得讀草
衿猶前也
旦有悲聲況
人豈無之也

答張士然一首

五言良曰孫盛晉陽秋云張俊字
士然少以文章與士衡友善機從
駕出游士然贈詩故有此答
善曰孫盛晉陽秋
曰張俊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善俊七全切

陸士衡

絜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玄

向曰躋升峻高玄深也
善曰
四子講德論曰絜身脩思吊魏

武曰機出補著作遊乎秘閣然秘書省亦為
秘閣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秘閣之幽遠也

終朝理文案薄

暮不遑眠

善本作瞑字
銑曰遑暇也
善
曰毛詩曰不遑假寐瞑古眠字

駕言巡明祀

致敬在祈年

善曰此機從駕出巡祭祀致敬鬼神祈年豐也
善曰駕言已見上文毛詩曰敬祭明祀禮記曰拜

至所以致敬也毛詩曰祈年孔
夙鄭之曰我祈豐年甚早也

逍遙春王園躋躋千畝田

齊曰時晉有春王園天子游焉逍遙閑樂泉躋躋漸進行兒時天子
藉田躬推千畝
善曰晉宮閣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園躋躋與躋躋

同禮記曰天子
為籍田千畝

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

銑曰迴渠曲渠
也東西為陌南

北為阡扶者言水在阡上若從下扶持而上
也
善曰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嘉穀垂重穎芳

樹發華顛

銑曰垂穎穀穗顛樹梢也
善曰
尚書曰農殖嘉穀廣雅曰顛末也

余固水鄉士

惚惚臨清泉

善本作淵向曰水鄉吳地也臨其清泉意慕也
善曰水鄉謂吳也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執

為池家語孔子曰善
海者正身以惚惚

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良曰戚
戚憂也

善曰楚辭曰居
戚戚而不解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善曰集云為令彥先
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

上篇贈婦下篇答而
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文選卷之四

子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

翰曰悠悠遠與善曰鸚鵡賦女辭家而適人蔡琰詩悠悠二

千里何時復來會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上齊曰緇黑也善曰緇衣黑也

曰毛萇詩傳曰緇黑也

脩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

向曰悼傷也同懷謂同懷抱之

子即其婦也善曰孟子曰古之人不降其心曲沈歡滯

不起

良曰隆繁也心曲謂中心也歡情滯而不

歡沈難剋興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游

善本作沈沈難起心亂難理是願借歸鴻之翼共飛游江水之

江汜

銑曰剋猶可也興起也翰曰假借也汜水名言歡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閨

向曰此詩代答前詩也東南謂吳也充滿也幽閨深閨也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西京賦曰重閨幽闈

借問歎何為佳人眇

天末

翰曰婦自借問以發詩情佳人則彦先也眇然極望若在天之末畔蓋思遠也善曰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

復久不歸山川脩且闊

良曰游官子仕於中朝脩長也善曰遊官已見上文

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逢

銑曰形影相隨之理夫婦之義今如參辰之相乖音書消息曠絕參

商二星常出及不相見商則辰也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

不臧遷閼伯于商立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

睹參辰之相比也音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

離合非有常譬彼絃

善本作與音括濟曰人生離合不可常如弓絃與箭箭著絃乃釋遠去

復離劉熙釋名曰矢末曰括括會也與弦會

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

翰曰金石謂堅固也軀身也言相思如飢渴思飲食也善曰金石已見上文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贈馮文罷一首

五言翰曰文罷為斥丘令前已贈詩今此重贈也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

良曰承華太子所居乃士衡與文罷同為洗馬善曰二三子

及承華已見上文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銑曰如鳥拊翼同

曰班固漢書苟無凌風翻徘徊守故林善本無此二句

曰撫翼俱起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濟曰慷慨歎也欽敬也

宮言尚發軔清洛汭驅馬大河陰翰曰軔車也言發

見上文立望朝塗悠悠迴且深善曰馮在丘丘故云朝塗毛詩曰

汭驅馬於黃河之南也大河黃河也陰謂河內丘丘所在也佇立以泣王粲贈士孫文始

詩曰雖則固城貌其迴深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

善曰古詩曰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良曰臨川結謂

晨風懷苦言隨風則增氣愧無雜佩贈良評代

之士多勤苦之言隨風則增氣兼金銑曰雜佩實重之物詩人所以贈行也今愧無此物而以善

戒之以代兼金兼金好金也夫子茂遠猷

之來之難佩以贈之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

百而不受趙岐曰兼金其價廉倍於惡金也

款誠好色賦曰絜齋俟兮惠音聲

秦嘉贈婦詩曰何用叙我心遺思致

誠寄惠音贈弟士龍一首五言

陸士衡行矣怨路長怒溺焉傷別促向曰怒憂心也

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傷怒焉如擣方言

曰懶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怒並奴的切曹子建送應氏詩

曰別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

會曰長為東峙善本岳翰曰言西入京如西流水行不止弟在家不

如西派之不息雲止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濟曰慷慨

類東岳之不移也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駢服之馬常相隨

也顧與兄弟雖契闊常同也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携手同行毛萇曰契闊勤苦也說文曰駢駢傍馬也鄭玄毛詩箋曰兩服中
央夾轅也

為賈謐作贈陸機詩一首 四言

潘安仁向曰大意迷晉平吳得陸生與之同官兼言離別勸戒之事

肇自初創二儀烟煴於云銑曰肇始也初創猶草創也二儀天地也烟煴元氣也善曰周易曰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繩闡化八象成文翰曰粵於也伏羲古帝王也八象八卦也言伏羲始為君結繩闡化後畫八卦以成

文字善曰劇秦美新曰爰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

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即茫茫九有區域以分其一濟伏犧也聲類曰闡大開也

寬廣曰九有九州也區域猶都邑也言都邑自此分也善曰左氏傳魏絳曰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杜預云茫茫遠貌也毛

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神農更王軒轅承紀良曰神農氏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

經之商曰祀也一本作紀商之祀也玄當作互

統紀善曰史記曰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順天地之紀家語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也

畫野離疆爰封眾子向曰言分別州土疆界以封眾子也眾子謂黃帝有九子各封一國善

史記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一十四人也

夏殷既襲宗

周繼祀向曰襲因也言殷因於夏而周繼之商曰祀也

緜緜六國互峙其二翰曰緜緜不絕瓜瓞瓜蔓也言六國如瓜蔓之引交玄而立也善曰毛詩曰緜

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秦兼并吞滅四隅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班固漢書述曰孝武行師吞滅海隅淮南子曰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

誘曰隅

子嬰面觀漢祖應符善本作齊圖良曰子嬰秦王也面縛與觀漢祖漢祖乃

應符運也觀棺也降者輿而自隨以明必死也善曰子嬰漢祖並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楚子圍許信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大

夫袁經士輿觀東京賦曰高祖膺

靈獻微弱在湮則渝向錄受國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符

靈帝獻帝也言二帝微弱也獻帝遭董卓遷之西京天下亂也善

曰范曄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相帝崩無子即皇帝

曰當作
皓下書上二本
有致字

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帝崩即皇帝位曾子曰沙在泥與之皆黑趙岐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潔自黑爾雅曰渝變也

三雄鼎足孫啓南吳其三銑曰三雄魏曹操劉備吳孫權啓開也南吳伊何僭號稱王舍曰雄即三國之主班

面漢書述曰三雄是敗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南吳伊何僭號稱王舍曰雄即三國之主班

翰曰孫權僭稱帝號舍曰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春秋命曆序曰吳楚駒勝僭號稱王駒景駒也勝陳勝也字書曰僭假也

大晉統天仁風遐揚濟曰大晉理天下仁惠之風遠揚也物資始乃統天典引善曰謂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

曰仁風翔于海表偽孫銜壁奉土歸疆良曰偽孫謂皓土歸我晉之封疆也壁者國寶降者親奉於君面縛無手以執故用

曰銜也善曰偽孫謂皓也吳志曰孫皓字元宗和子也孫休薨皓立晉命王濬伐皓皓書於濬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向濬受皓之降銜壁已見上文

鳳也以喻君子婉婉美貞陸機自凌江而來亦猶鳳翔也舍曰長離喻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長麗前拔光耀明臣瓚曰

長離靈鳥也離與麗古字通長離云誰咨爾陸生善曰毛詩曰云誰之思又曰咨爾殷商

鶴鳴九臯猶載厥聲銑曰鶴鳴九臯之上其聲聞天詩人猶記之載猶記也善曰毛詩曰鶴

鳴九臯聲聞于天又曰厥聲載路況迺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

翼宰庭其五翰曰海隅吳也播布旌招賢之飾撫奮也宰庭天

後漢書祖授謂袁紹曰將軍播名海內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揚駿辟機為祭酒孟子曰夫招士以旌撫

翼已見上文宰謂駿也宰或為紫非也儲皇之選實簡惟良濟曰儲皇副主也言擇任賢良

以為左右吾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爾雅曰簡擇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孔安國曰是惟良臣曰則君顯明於世

英英朱鸞來自南岡良曰英英鮮明兒朱鸞瑞鳥也亦喻君子岡山也南岡謂機自南來也

辭序曰虬龍鸞鳳以託君子毛詩曰我來自東曜藻崇正玄

冕丹裳向曰曜藻文章也崇正殿名太子講藝之所機時為太子洗馬故曜文章於此殿玄冕丹裳大夫之儀服善

曰謂為洗馬也崇正太子之宮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富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周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朱韠環

濟要略曰韠以象裳色如彼蘭蕙載采其芳其六翰曰載則采取也言陸機如蘭蕙太子則

取其道德藩岳作鎮輔我京室濟曰藩岳謂諸侯也謂惠帝弟吳王晏出為大

關一作開

尚左左一本作右

宿一作廟

將軍以鎮吳機為郎中令故云輔我京室也善曰謂吳王也班固盧縮述曰縮自同關鎮我北壇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旋

反桑梓帝弟作弼良曰機吳人今與吳王同鎮吳故云旋反桑梓為帝弟之輔弼也善曰桑梓已見

上文作弼謂為或云國官善本清塗攸失向曰或有人云吳王郎中令也作官清塗攸失自太子洗馬出

為郎中令是失其清官之塗善曰漢書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應劭曰人道尚左今舍太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吾

子洗然恬淡自逸其七銑曰吾子謂機也洗然肅敬之貞言也莊子曰庚桑子之始來也吾洒然異之鄭玄禮記注曰洒如肅敬也文子曰靜漠恬淡說文曰淡安也并敢切毛詩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陳太丘碑

廊廟惟清俊又是延向曰又理延進也廊廟之材是進用也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宿曰廟捷為舍人曰殷有東西小堂也然廊廟君之居臣朝覲之所故曰俊又是延也尚書曰俊又擢應嘉舉自國而遷機從

吳王郎中令徵入為尚書郎擢拔也國吳國也言拔應比舉從吳國遷為此官善曰方言曰擢拔也齊轡羣龍光讚納言良曰羣龍喻羣賢也讚明也謂尚書郎與羣賢齊轡以明出納天子之言也善曰謂為尚書郎也楊雄

河東賦曰建軋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韋昭曰比羣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陸為郎故

曰光讚也鄭玄周禮注曰贊佐也優游省闈珥筆華軒其八向曰闈門也珥執也言開豫於省闈執筆殿上以待天子也善曰毛詩曰優遊

爾休矣崔駰奏記實憲曰珥筆持牘拜謁曹下韋昭漢書注曰檻殿上欄軒昔余與子繾綣東朝濟曰謚昔為散騎常侍侍東

離散良善曰左氏傳臧昭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內外也

絲竹撫鞞步舞韶良曰賓敬也雖以禮相敬於情不殊友僚曰絲竹樂之器也字林曰鞞小鼓也尚書曰籥韶九成孔安國曰韶舜樂名脩日朗月攜手逍遙

其九向曰脩長朗自我善本作離羣二周于今銑曰謚與明也逍遙游往也善曰禮記曰子夏曰雖簡其面分著

情深翰曰簡別著明也言雖面別分義之理明于深情善曰子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系紹與公孫瓚書曰分著丹青

其超矣實慰我心濟曰超謂為尚書郎言子超升實歡發慰我心善曰毛詩曰實獲我心

言為詩俟望好音

其十良曰發言舒志為詩也俟待也言待好音者謂望機答此詩也

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欲崇其高必重其層

向曰將崇高大之德

必須重其增益之事言此以誠陸機也

立德之柄莫匪安

善曰郭璞曰山海經注曰層重也慈登切

恒

銑曰言立德權柄當安守其恒常也

在南稱甘

度北則橙

音登協韻翰曰甘果木名生之於江南則芳香種於北地則為橙枳言木以移而變恐人亦同是而易節

故引為戒

善曰言甘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徙居而變節故引以誠之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為橙博物志曰橘柚類甚多甘

橙枳

崇子鋒穎不頽不崩

濟曰崇爾道德鋒穎勿使崩頽也

皆也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四言

潘正叔

良曰文章志云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養及父終出仕位至

太常卿善曰文章志曰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養父終乃出仕位終太常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

濟曰延州謂延陵季子也曩昔也

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也

顯允陸生於今鮮儔

銑曰鮮少儔匹也言機有明信之德於今少匹也

子莫不

振鱗南海濯翼清流

翰曰南海謂吳也清派謂晉也凡言鱗翼者皆龍鳳也君

子比之故作者單以鱗翼隨事宜以用之

善曰高唐賦曰振鱗奮翼應德建章臺集詩曰濯翼陵高梯

波安姿翰

林容與墳丘

其一濟曰翰筆也林謂儒林也墳三墳丘九丘皆古書也婆娑容與皆游放之兒

婆娑手術藝之場長楊賦曰借翰林以為主人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史也能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玉以瑜潤

隨以光融

良曰瑜玉上美者隨隨侯珠也玉以瑜而溫潤珠以

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瑜不揜瑕忠也鄭玄曰乃漸

上京羽

善本作乃字

儀儲宮

善曰鴻漸于陸其

玩爾清藻味

爾芳風

善曰玩猶愛也向曰漸進也羽儀儲宮謂機為東宮洗馬為太子羽儀也玩習味美也清藻芳風言機之文章也

泳之彌廣挹之彌冲

其二銑曰泳游廣遠挹酌冲深也言

詩曰漢之廣矣泳之游之毛萇曰潛行爲泳又

崑山何有有

瑤有珉

皆君子也善曰新序晉平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

與共此樂舩人固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

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說文曰瑤玉美者又曰珉石

之美及爾同僚具惟近臣

濟曰僚官也正叔嘗爲太子舍

者曰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機仁東宮三見上文毛

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東京賦曰具惟帝臣國語曰近臣盡規

子涉素秋子登青春

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

愧無老成廁彼日新

其三向曰正叔

則落楚辭曰青春爰謝

老成人尚有典刑周易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大邦惟桑惟梓

良曰祁祁衆多見大邦則吳矣謂是機之桑

梓機出爲吳王郎中令故云爾

善曰毛詩

曰采芣苢祁祁毛萇

穆穆伊公南國之紀

是也謂美是人爲

吳綱紀也善曰毛詩曰穆穆魯侯又

帝曰爾諧惟王卿士

銑曰諧和也惟王謂帝弟吳王也卿

士即機也善曰尚書帝曰爾諧

其四翰曰俯僂屈身也言屈身從於王命無憂喜於懷也

善曰左

氏傳孟僖子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授

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恭敬其鼎銘曰一我車既巾

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莫余敢侮

我馬既秣

濟曰巾車衣也秣飼也言將飼車馬而行也

善曰

文星陳夙駕載脂載轄

良曰星辰夙駕言早發也脂膏也

大傳八伯歌曰爛然星陳毛詩曰星言夙

駕說乎桑田又曰載脂載轄還車言邁

閨醪澄莫饗孰慰饑渴

其五向曰婉孌徘徊皆顧慕兒二

正叔眷慕二宮之內醪酒之澄無人饗宴慰我饑渴之情也

善曰

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饑渴待賢也

昔予忝私貽我蕙蘭

銑曰陸先贈潘詩故云忝私情於我

而遺我蕙蘭也蕙蘭香草以喻文章

之美善曰陸

集南贈正叔詩今子徂東何以贈旃

善曰徂往旃之也

毛詩曰駕言徂東

又曰何以贈之

寸晷惟寶豈無璵璠

貴以寸陰可為寶也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璵璠美玉也

彼美陸

生可與晤言

良曰言陸機之美可與申明晤之言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鄭玄曰晤猶對也

贈河陽一首

五言向曰潘岳為河陽令是尼從父故不言名

潘正叔

宓

善本作密字

生化單父子奇泣東阿

銑曰宓子賤子奇並古良宰也單父東阿

二邑名二君以風化臨之其邑稱理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單父治以問其故於密子密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鄉朱仲卿為桐鄉耆夫主稼穡之邑武城子游所理邑或以遺愛為業或以絃歌見美以岳喻此四賢善曰漢書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

為舒桐鄉耆夫廉平不苟後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立為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

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

濟曰驥良馬也夷平也縱良馬於平路躍潛龍

於大波喻得塗也

弱冠步鼎鉉既立寄

善本作宰字

三河

年二十曰弱冠也鼎三公象也鉉鼎耳環也岳二十為賈充府掾故云步鼎鉉也年三十曰立三河河東河內河陽也宰理也善曰岳

早辟賈充府出為河陽令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居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

曰三十而立漢書東方朔曰流聲馥秋蘭摘藻豔春華

向曰馥香摘發也流其芳聲香逾秋蘭發其文藻美於春華也善

曰家語孔子曰沐聲後裔非唯學之所致耶楚辭曰秋蘭兮青青說文曰摘舒也摘藻

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忠信曰天爵公卿大夫曰人爵所美者聰敏仁義天姿之茂豈言此人爵之多也善曰風俗通曰太尉掾范滂天姿聰敏孟子曰有天子爵有人爵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之脩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天爵終亦

亡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五言向曰周禮大宗伯御史掌書之官至秦以

為理獄之官

潘正叔

崑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

濟曰廣大構合也崑山大廈以喻國也瓊玉衆材以喻羣

賢合成於國也

善曰崑山出玉已見上文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游鱗萃靈沼撫翼希

天階

良曰萃聚希望也靈沼天階喻左右省閣也鱗翼謂龍鳳況

善曰遊鱗龍也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毛詩曰

王在靈沼楚辭曰攀天階而下視

膏蘭孰為消濟治由

賢能

奴來向曰膏蘭為物以明燭暗以香變臭自致銷燦不辭其勞賢能濟理亦猶是也孰誰也

善曰漢書曰龔遂卒有父

老來弔曰薰以香

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

銑曰王侯謂貺也崇

禮門名王前為尚書郎朝奏皆在此門言今厭之迴迹清憲臺即

御史署善曰漢書上謂嚴助曰右厭承明之廬張孟陽魏都賦注

曰聽政殿左崇禮門漢

官儀曰御史為憲臺也

蠖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

翰

蠖屈喻聖人潛隱也龍翔聖人即位也言蠖屈之時喻賢人在外故云小往龍翔之時喻君子入用故云大來善曰周易曰尺蠖之屈

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泰小往大來

協心毗聖世

吉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為步屈也於縛切

畢力讚康哉

濟曰協合毗輔畢盡讚佐也合心輔於聖代盡力竭智矣尚書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四

5
30
44

文選三十四卷

子部

